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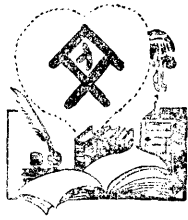
280

王光祈先生紀念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

王光祈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鴻英圖書館

登記 61467
書碼 908.2/21.63
到期 26/1/19
價格
備註





A541 212 0009 3922B

王光祈先生紀念冊目錄

王光祈先生肖像

王光祈先生事略

詩人之孫

王光祈先生與少年中國學會

從王光祈先生想到少年中國學會

若愚在蓬廬

光祈北平生活之一段

與王若愚先生同舟赴歐的追憶

王光祈先生紀念冊目錄

左舜生

李劫人

周太玄

常燕生

郭有守

倪平歐

陳劍脩

我所認識的光祈

李璜

我所能記憶之光祈生平

魏嗣鑾

哭王光祈兄

舒新城

追憶光祈兄

沈怡

懷想光祈

余家菊

追憶王光祈先生

傅斯年

王光祈哀辭

黃仲蘇

五四運動時代王光祈先生的奮鬥生活

孟壽椿

王光祈的精神不朽

周光煦

關於王光祈先生

傅彥長

王光祈與現代中國文藝復興運動

周謙冲

敬悼王光祈先生

鄭穎孫

悼王光祈先生

滕固

悼光祈

左舜生

王光祈先生逝世情形及遺骸遺物之處置

德國波恩的追悼會

南京的追悼會

上海的追悼會

王光祈先生紀念冊目錄

成都的追悼會

籌集王光祈音樂獎學基金經過

輓詩輓聯之一般

王光祈著作提要

出國以前所攝



王光祈先生遺像
留德之時所攝

學大恩波

生先祈光王
所厲之
(恩波國德在)



火未生先祈光王
墓墳之前葬
(墓公北恩波國德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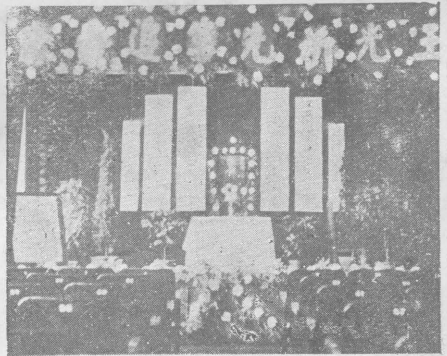
人友之會悼追京南加參



像遺生先祈光王
(繪鴻悲徐)



堂禮之會悼追海上



王光祈先生事略

左舜生

光祈於本年一月十二日客死德國的波恩，我門幾個住在上海的「少年中國學會」會友——舒新城，陳啟天，沈怡，倪文宙，黃仲蘇，左舜生……——最初聽到這個消息，爲之戚然不樂，奔走相告者累日。但我們還存着萬一之想，總希望這個消息不是真的，但不久德國方面友人的正式報告來了，對於光祈之死，我們已無法否認，於是才由我們集了幾次會，商量爲他料理一切善後問題：第一，我們決定登報，普告光祈在國內的友人，并分別在上海，南京，成都三處，爲他舉行追悼；第二，決定搜集各方哀輓及足以發揮光祈生平志業的文字，爲他刊行一本紀念冊；第三，并決定向各方籌集數千元，設一個音樂獎學基金，以完成他未竟的遺志。及至最近，我們把他死後的一切情形也完全弄清楚了，知道他現在葬在波恩的一處公墓，地點既不甚妥，時間且只能繼續到十五年，即令正式改葬，最多也只能繼續到五十年，因此

我們又決定，并先後湏去五百元，委託一位現在德國，於本年內就要回來的江鴻先生，請他把光祈的遺骸焚化，連同他的一切遺稿遺物，一併帶回祖國。等到他的遺骸帶回以後，我們并決定把他安葬在成都，這件事只好希望在成都的朋友們多用一點力，爲他選擇一個山水清幽的地點，築成一座可以垂諸久遠的墳墓，依照我們的理想，最好還能在墓前爲他建立一個紀念亭，并撰文勒石，以示來者。這樣一種做法，一方面可以使光祈雖有客死異域之悲，仍可免不能歸正首邱之痛；一方面使得一般永遠不能忘記光祈這個朋友的人們，遇着春秋佳日，也還可以有一個憑弔的機會。如此，則光祈死而不死，而『少年中國學會』的精神也庶幾可以萬古常新，歷劫不毀！以上是光祈死後我們爲他已辦或尙未辦完的一切一切的經過。

當我們第一次集會決定刊行紀念冊的時候，上海同人要我爲光祈寫一篇小傳，當時我以感情關係，不假思索的便答應了。可是後來仔細一想，爲光祈寫傳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第一，光祈是時代的產兒，他個人最近這十六年雖然旅居國外，好像與中國這十幾年來的種種事變並沒有多少關係，可是他手創的同時也是他生命所寄託的『少年中國學會』，却與中國近二十年來的種種方面，息息相關，時代的背景不明，光祈的精神即無從表現。第二，光祈這個人的性格，一面是嚴肅而整飭，一面却又柔曼而和諧，他這短短的一生，尤其是我們所知道他的這二十年，其前後的演變，正好比一首音節剛健而辭藻淒麗的詩，要把他這種性格委婉詳盡的摹繪出來，以我現在的文學修養，實在是無能爲役。第三，他最近這十年來所專攻的是音樂，我雖然知道他所抱的志願非常遠大，同時承認在今日的中國來提倡音樂也有絕對的需要，可是我對音樂的本身却是絕對的門外漢：要爲某人寫一篇傳，而關於某人所學的內容和所經過的艱苦完全不知，我認爲這是不可能的。第四，就我私人的見地說：我確確實實承認光祈是我生平所最敬服的一個朋友，可是我和他共生活的時間

并不很長，關於他的家庭和他離開四川以前的種種情形，我可以說全不明白；就在他出國以後，我除掉曉得他天天在爲學問爲生活而艱苦奮鬥以外，也別無所知；因此我覺爲光祈寫傳的材料還太嫌不夠。基於上述的這四點，這便是我雖然願意擔任爲光祈寫傳而終於遲遲不敢着筆的原因。

現在的情形稍稍好一點了：因爲經過了上海，南京，成都三次的追悼會，南京和成都分別發行了兩種追悼光祈的專刊，關於光祈的家世，和他青年時期的學歷，以及他和『少年中國學會』的關係，各方面的朋友已有了較詳盡的敘述同時郭有守先生因爲要明白光祈在北京求學的經過，還親自跑到光祈住過四年的中國大學，把他畢業的卷子也找着了，這要算是一個重要的發現，否則關於他在北京讀書這一階段的情形，我們便不大明白。現在我把這種種的文字，依據對於說明光祈這個人的重要性，以次排列在這本紀念冊裏，假如把這些文字全體翻閱一過，關於光祈這個人

的面目，自然可以完全清楚，但我仍願意根據這若干寶貴的資料，寫成這一篇王光祈先生事略，以便一般無暇讀完這本冊子的人們，只要把這篇「事略」看一遍，對於這位光明俊偉艱苦卓絕的青年導師，仍可得一個清晰的印象。

王光祈字潤璵，一字若愚，四川溫江縣人。他的祖父澤山先生，是四川的一位詩人，有詩集行世。他的父親茂生先生，早卒，光祈便是他的遺腹子。

光祈早歲依着他的寡母生活，家境是很清貧的。九歲，入溫江本地的私塾讀書。十三歲，依着他祖父的學生趙爾巽的提議，同時得了爾巽相當的幫助，便進了成都的第一小學。光緒三十四年，光祈考進了當時在四川比較有名的高等學堂分設中學堂的丙班，魏嗣鑾，李劫人，周太玄，曾琦，郭沫若等，便都是他這個時候的同學。把五年的舊制中學修畢，其時是民國二年，光祈已經是二十二歲了。民國三年出川，入北京中國大學的專門部法律本科，民國七年六月，以第二名畢業。時世界

大戰未停，俄國初革命，國內軍閥互闕無虛日。北京學界已稍稍談所謂新思潮，光祈因於是年與友人曾琦，周太玄，李大釗，陳清，雷寶菁，張夢九，發起『少年中國學會』。次年，更與陳獨秀等共營『工讀互助團』。

民國九年四月一日，光祈赴德留學，凡歷十六年，其辭世之年齡爲四十五歲。

光祈天才甚高，文采甚富，我現在把他二十三歲出川時所做的夔州雜詩六首和後來在北京做的兩首一併錄在這裏，我們便可想像光祈少年時代對於文學已具有何等深的嗜篤好！夔州雜詩云：

今夜孤城外，悲風戰馬嘶，猿聲過峽斷，人語入舟低；蜀道仍荆棘，

秦軍自鼓擊；居民苦行役，閉戶水東西。

白帝城邊樹，春來處處深，征吳存大義，入蜀繫天心；髀肉今難撫，

夔巫日又沈；遙憐東逝水，終古尙陰陰！

萬里瞿塘水，滔滔怒不平，中原還逐鹿，豎子竟成名！千載憂難已，深宵劍自鳴；直行終有路，何必計枯榮！

不知雲外路，已作峽中人，水落龍鼉怒，風微日月真；野花迷古渡，幽草送殘春，獨有青城客，勞勞滯此身。

兩岸如壁立，一線漏青天，喬本臨風倒，蒼籐帶雨懸；乾坤浮不老，雲霧暗相連，祇合同僧住，時攜買酒錢。

雷聲纔着壁，風已過夔門，四面奇峯亂，千年怪石尊。江湖如有託，舟楫漫招魂，無限浮生事，淒涼未忍論。

丁巳七夕同彭雲生周太玄在陶然亭寓所感賦一首云：

客舍渾如夢。深閨漏正長，百年一彈指，千里九迴腸；蟾影中天靜，蟲聲永夜涼，西風吹白露，秋意已茫茫！

七月七日陶然亭晚眺一首云：

細檢平生事，無如此日閒，秋心疎柳外，歸思遠峯間；玉笛時鳴咽，

孤雲自往還；樂憂都一瞬，飽食且看山！

詩詞與音樂本來關係甚密，光祈在少年時代對於文學已經有了深厚的修養，其由政治法律一變而改攻音樂，與其認爲奇怪，毋寧視爲當然。

當民國七年『少年中國學會』初發起的時候，本來只有『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一條頗寬泛的宗旨，和『奮鬥』，『實踐』，『堅忍』，『儉樸』八個字的信條。經過五六年的時間，可以說這種精神，並沒有多少的變化。到了民國十二三年之交，國內政治思潮起了劇烈的變動，國民黨已到了改組的前夕，一面蘇聯的社會主義既積極的向遠東宣傳，同時列強對中國的壓迫也沒有絲毫鬆勁。『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既以『創造少年中國』爲目的，對於這種思潮和當時的情勢

，當然不能坐視不理。因此『少中』的分子，除掉少數仍本着他們作一個學會會員的本色，依然埋頭於學術的研究和努力於社會服務以外，在其餘的大多數之間，乃起了一回壯烈的理論鬥爭！因爲『少中』的會員本來是以『奮鬥』『實踐』爲他們的信條的，因此這種理論鬥爭的時間，延長得并不很久，『少中』裏面這一部分比較有政治興趣的分子，便一躍成了兩個新興黨派的主要幹部：李大釗、毛澤東、恽代英、趙世炎、鄧中夏、劉仁靜、張聞天、沈澤民、黃日葵、楊賢江、侯紹裘等代表了『中國共產黨』；曾琦、李璜、余家菊、陳啓天、左舜生等代表了『中國青年黨』。其餘加入『中國國民黨』的如陳寶鏜、吳保豐、周佛海等雖然也有好幾位，可是并不很多。光祈對於『少年中國學會』是『從一而終的』，雖然隸屬於任何一個黨派的朋友對他都無間言，但他自身却對任何黨派都沒有加入。然則光祈理想中的『少年中國』究竟是怎樣呢？現在我可以把他在民國十三年印行的一本名叫少年中國運動的序言節錄一部分

在這裏，我們對上面這個問題便可以得着一個正確的解答。

什麼是「少年中國運動」？光祈說：

「少年中國運動」不是別的，只是一種「中華民族復興運動」。

用什麼方法才能達到民族復興的目的呢？光祈說：

「我們的方法計有兩種：（甲）民族文化復興運動；（乙）民族生活改造運動」。

究竟什麼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精髓呢？光祈說：

「我嘗因此深思苦索中國人的性格，詳考細察西洋人的習俗，最後乃恍然大悟，中華民族的「民族文化」，便是中國古代的「禮樂」。由這種「禮樂」以養成華民族的根本思想。禮也者，小而言之，則爲起居進退之儀；大而言之，則爲處世待人之道。樂也者，小而言之，則爲涵養性靈之具；大而言之，則爲協和萬方之用。我們中國人生息於孔子學說之下者數千年，而孔子學說又實以禮樂二事爲其基礎。所

以中華民族的根本思想，與我們古代禮樂有至深密切之關係。我們的古禮古樂，誠然有許多不適於今的地方，而且簡陋得很；但是古人立禮製樂的本意，則千古不磨。我們現在宜利用西洋科學方法，把他整理培植出來，用以喚起我們中華民族的根本思想，完成我們的民族文化復興運動』。

中華民族的生活何以有待於改造？而其改造的方法又怎樣呢？光祈說：

『現在我們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真是簡陋枯寂得很！持與歐人豐富愉快的生活比較，未免相形見絀。我們推究其原因，不外二種：一爲無識，二爲無業。因爲無識的人太多之故，群居終日，言不及義，不知什麼叫做「人生」。因爲無業的人太多之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國民生產，日趨退化。要醫治這兩種病症，只有普及教育與發展實業兩法』。

光祈對於教育的意見，主張於學術教育與職業教育以外，應注意「感情教育」。

光祈對於實業的意見，主張於工業，商業，農業三者之中，應側重農業。

凡上所舉，光祈對於創造『少年中國』的綱領，已可看出一個輪廓。

光祈對於音樂一方面的工作，他是注重在樂史的研究，並且有志於中國音樂史料的整理。問他何以抱着這樣一種宏願，也可用他自己的話來回答：

『至於吾人之所以毅然從事樂史研究者，至於當有下列兩種理由：（一）吾國音樂進化，除律呂一事外，殆難與西洋音樂進化同日而語。但吾人既相信「音樂作品」與其他文學一樣，須建築於「民族性」之上，不能強以西樂代庖，則吾人對於「國樂」產生之道，勢不能不特別努力。而最能促成「國樂」產生者，殆莫過於整理中國樂史。蓋國內雖有富於音樂天才之人，雖有曾受西樂教育之士；但是若無本國音樂材料以作彼輩觀摩探討之用，則至多只能造成一位「西洋音樂家」而已。於「國樂」前途，仍無何等幫助。而現在西洋之大音樂家，固已成千累萬，又何須添此一位黃面黑髮之西洋音樂家？倘吾國音樂史料有相當整理

，則國內音樂同志，便可運其天才，用其技術，（製譜技術）以創造偉大「國樂」，儕於國際樂界而無愧。蓋能創製作品者，不必具有整理史料之學力；能整理史料者，又不必具有創造天才也。而余個人終身學業，則只能以整理史料一事自勵。至於實際創造國樂，則有待來者。（二）國人飽受物質主義影響，多以自然科學爲現在中國唯一需要之品。而不知自然科學，只能於吾人理智方面，有所裨益；只能於吾國生產方面，有所促進；而不能使吾民族精神爲之團結。因民族精神一事，非片面的理智發達，或片面的物質美滿，所能相助者；必須基於民族感情之文學藝術，或基於情智各半之哲學思想，爲之先導方可。尤其是先民文化遺產，最足引起「民族自覺」之心。音樂史亦先民文化遺產之一也，其於陶鑄「民族獨立思想」之功，固勝於一般痛哭流涕，狂呼救國之「快郵代電」也。

上面這一段文字，錄自他比較晚出而用力最多的一本中國音樂史的自序，讀此便可

以知道光祈於對「國樂」產生的期待是何等的殷切。使得天假以年，則一部更完備更偉大的中國音樂史，遲早必成於光祈之手，則對於中國音樂界的刺激爲何如？對於中國史學界的貢獻又爲何如？

上文僅就光祈對於創造少年中國的見解和他對於音樂的抱負兩點略有所紀述，至於他的人品，則以我二十年來所見，終推光祈爲第一完人。我們平日於一個普通人的死去，往往要從他一生的不好處中去尋覓他的好處；於光祈則要於他全體的好處中發現半點壞處也幾幾乎不可能，其可痛惜者在此。關於此點，本冊中其他各篇文章發揮已甚詳盡，是以不贅。但有一點應特別提出者：假如有人認光祈只是一位終日埋首故紙堆中，從事所謂不帶人間烟火氣的所謂學者，則我將提出抗議。我想凡讀過他少年中國運動一本小冊子，和了解他在九一八以後卽着手編譯國防叢書的心情的人們，對於我這一種看法，當無異議。

詩人之孫

李劫人

民國紀元前一年，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就在那時發行。不知在第幾期上，看見了十首遊戲詩，題名叫做都門窰樂府。不經意的一讀，立刻就感覺到一種濃郁的趣味，於是讀了又讀，一直讀到能背得。

詩是那樣的有味，當然要曉得作詩的是如何的人。但是題目之下，只簡簡單單印了三個字：王澤山。而於王澤山的身世來歷，却無一點介紹。

事情不知過了好久，也實實記不起是甚麼人告訴我，使我忽然知道做窰樂府的王澤山，原來是四川的詩人，並且是名士，死了多年了。又忽然知道同學中有一個怪人王光祈正是這位詩人和名士的孫子。

絕不是王光祈親口告訴我的，他這個怪人，在那時節，除了讀書作詩談女人，是不說別事的，何況是自己的正經身世？何況是值得誇耀的祖德？但我終於從旁人人口中，知道得很明白：詩人畢竟不離詩人的本色，除了吟哦推敲，規矩是不治生產，名士自然更有其蕭灑出塵，用錢如水的派頭的，以此，到詩人死在北京時，家產是說不上，而遺世的祇有詩集一部，兒子一名。

詩人之子王茂生，自然也免不了詩人氣習，要是多活一些時，必也有一部詩集的。不幸死得太早，早到不及見他兒子——王光祈——的面。光祈是遺腹子，到底出世在他父親死後兩月？或三月？告訴我的人沒有

說清楚，我那時也沒安排給他作行述，當然恍惚了。而記得清楚的，就只在他出世後，他的家產至多不過三四百兩銀子，而恆定的收入，僅僅溫江縣城外一個鍋廠，每年可收二十幾千文錢的租。寡母孤兒便靠了這菲薄的收入，以及叔伯一點幫助，以及老太太的一隻手爪，居然過活了下來。

王光祈的學歷，據說是如此的：自幼是他母親親自教讀，一直到九歲，才進本地的私塾。在這時節，他生活是很苦的，大凡他後來那種「打得粗」，「喫得苦」，「跑得路」，「打落牙齒連血吞」，「咬緊牙巴不求人」的精神，就在這時節養成的。

他在十二歲時，詩人有一個受業弟子趙爾巽不知如何想起，忽由北方寄了一封很懇切的信給他老太太，主張他須得到成都來進學堂。所以他十三歲，才由四十里外的故鄉，偕同一個鄉人何學章到成都來，進了胡雨嵐創辦的第一小學堂。趙爾巽恰於是時調任四川總督，因為感報師恩，便命他每一週作文一篇交去，親自給他改削，同時并給他報捐了一個同知前程。

第二年，是光緒三十四年，王光祈考進了當時比較有名的高等學堂分設中學的丙班，也與何學章一道。趙爾巽更於是時，於四十八家當商的罰款中，指撥銀一千兩，交與東南門兩個主腦當商存息，每年由王光祈使用息銀四十兩。這一來，在宣統二年，他老太太有了力量，給他討了一位比他小一歲的妻子，而望他趕快生個孫兒。但是王光祈的長子是宣統三年生的，數月中就殤了，辛亥年才又生了第二個兒子，一歲半不到

，也因出痘夭殤了。於是詩人之澤，便自此而斬。

我們的怪人可愛處就在此，在辛亥事變以前，我們何曾曉得他與四川總督有甚麼關係？而他本人又何曾稍爲改過他那土樣兒？髮辮老是姆指粗一條，靴子鞋子要穿頂大的，長衫短褂照規矩是襠襠襪襪的，與同學們向是那樣冷冷落落，在自習室裏讀他喜歡讀的書，讀得搖頭播腦，不讀時，便撐起高眉骨，鼓起圓眼睛，看着空際，那是怪人在作詩了。

我是光緒三十四年秋季，考入分設中學堂的丁班，宣統元年同幾個丁班同學被提陞到丙班。只管同怪人在一個自習室裏，就因爲討厭他那冷僻的樣子，一直不大同他說話。宣統三年的春季罷？記不起因何原故，忽然發現他會做詩。如此一個冷僻的人，居然能做詩，這真令我詫異極了！但是也因此，我們才算有了交情，有了吃茶喝酒的交情，而後也才從上天下地，往古來今，談到女人。他已經是一個女人的丈夫，又快要當父親的人了，只管小我一歲，談到女人，却不能不讓他逞強，這是他最得意的事。

詩人畢生潦倒，是有例可循的，詩人之孫却無例可說是應該受窮。只管無例，而我們的怪人於終因了辛亥兵變，當商遭劫，而立刻赤貧了。

所謂怪人就在於此，有錢吃飯讀書時，是那樣的土樣，那樣的冷僻；依然只剩下一個鍋廠時，反倒蕭然了，同我爭看西清散記，或是圍着火盆打詩鐘。

只有一個時候頂無聊了。這是民國二年，我們既把五年的舊制中學住畢，眼睜睜看着別的同学，出省讀書的，到高等學堂讀書的，到社會上找着了事的，而怪人雖在一個無聊的報社裏編稿子，但是只有一碗小菜飯吃，日暇無聊，便來找着我，少城公園茶舖裏一坐，相對無言，連談女人的興趣都沒有了。不久，報館關門，他就挾起一個小包裹一逕跑回了溫江。

他是民國三年春末，同曾琦一道由瀘縣啓程出川的。那時，他的母親，他的次子，俱先後死了。我也正找有一個職業在瀘縣，并正在學填詞。記得曾託他順帶幾張小照去上海送魏嗣鑾，胡蔚，周無，他說：「何不寫幾個字呢？」我一時騷性大發，便各填了一闕醜奴兒詞，寫在小照背後。事隔二十二年，醜奴兒詞記不得了，只記得他們走後，我填了十幾闕浣溪沙，有半闕是憶他們的，詞曰：

一水惹情牽遠浦，

萬山將意渡平蕪，

計行人已過巴渝。

王光祈畢竟是詩人之孫，他的舊詩，在朋儕中實是最有工力的。他由北京寫寄給我的幾首過三峽律詩，做得真不錯！而他自到北京不久，也就大變，詩人之孫的氣分就磨滅了。雖然如此他的命運，終不外乎是詩人的命運，你們說啦！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十一日成都病榻前回憶的一段

王光祈先生與少年中國學會

周太玄

王光祈先生一生最值得紀念的一件事，便是他發起和主持少年中國學會。

自然，少年中國學會在現在已是無形停頓，學會同人也是散處四方，各行其是。但是這個學會不但在過去曾經有過很大的影響，就在現在，對於中國也還是很感必要。因為似乎還沒有性質相同，而可以替代這個學會的一個團體，來引導青年的奮鬥和修養。現在忽然把這個學會的核心人物死了，所以我們覺得王光祈先生的死，真是我們中國一個很大的損失！

我在五年前歸國過德時，曾與光祈先生在車站約談。他的精神如舊，抱負不俗，認為少中運動，仍應繼續。後來直接間接的得着他的消息，也是對於這一點始終如一，可見他是念茲在茲、不但沒有一時忘記，且沒有一時冷淡。又可見他不但在過去是這個學會的中心，就在未來，他如健在，一定也會再以這種精神引導青年。所以我們說到少年中國學會，不但追念過去，尤其是痛感將來！

光祈和少中之所以有這樣的關係，實在因為他要借這個學會來實現他的理想。簡直可以說他的整個人生觀都是寄托在這個學會。我常說光祈沒有這有個會，便無生趣，這個學會若沒有光祈，便沒有靈魂，這句話實在沒有形容過分。

綜他的一生，在未發起少中以前，和少中停頓以後，可以說是截然的三個時代。在這三個時代中，光祈表現了三種不同的心緒，和風格，所以我們要認識他的一生，最好是拿學會的經過作一個標準。

我在這裡且把他發起少中學會的經過略加敘述。

民國三年春天，我在上海讀書的時候，曾接到光祈一封長信，是從四川瀘縣道尹署發出來的。信中表露了許多驚人而可寶貴的，對於那時的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許多見解。他的給論，是要澈底的打破現狀，創造新路子。用現在的名詞說來，可謂爲非常左傾，這是我和他同學五年以來，對於他第一次的認識。以他的貧困，實在沒有出川游學的可能，我雖然寫信勸他出川，心中却怕未必即能實現。但居然不久，他竟自和一個沈臉盆，一部杜詩，出現於吳淞車站上了。那時，曾慕韓已先到滬，於是我們的聚會，感覺到非常之難得而可貴。後來他到青島去了一次。以後再回上海，便使他不得不到北京去讀書。民四，他進了北京中國大學。我於民五秋末到北京去和他再行聚首。感覺他和中學時代已經是判然兩人。生活非常有規律，治事極精細，隨時雙目炯炯、內蘊甚強。那時我和潘力山已在京華日報任編輯，便約他一起合作。那數個月，可是我們最值得紀念的聚會。他的風流不羈的性格，雖偶爾發露，但他刻制自己的力量，却也不小。記得有一次，他得着二十餘元的收入，依理應該供獻給他一位愛人，但經過一夜的徬徨，尋思，最後他竟毅然買了一部商務出版的外交月報的全份。并且就此便和他的愛人斷絕了關係。這件事，我雖然不無微勞，但他這種臨崖勒馬的毅

力，實在少有。

後來，京華日報停辦，我到北京中華新報，他仍然在清史館供職，兼與成都羣報作駐京記者。每日學事兼顧，更爲堅苦。民六，陳愚生歸國來京，不久雷眉生由慕韓的介紹，也由東京回國到京，於是我們的聚會便日漸有義意。

光祈的理想，得他們的商榷，漸行具體。後來夢九慕韓也都到京，我們常在南池子愚生宅，和中央公園等處聚談。光祈和慕韓的見解漸趨一致，承認了慕韓眉生夢九等的少年中國主義，自己犧牲了若干左傾過激的主張，確定了達到自己的理想的路子。於是便由他寫成了一本吾黨今後進行意見書，這卽不啻是學會的先聲。所以便七年六月三十日嶽雲別墅的會議。那時到會的有光祈、愚生、夢九、眉生、守常、慕韓、和我七人，便公推光祈首擬規約，又在嶽雲別墅會商數次後，便公推他爲籌備處主任兼會計，我任文牘，守常任編輯。

從此以後的光祈，便真入一新境界，得着一新生活，他的全部光陰精力都用於會務；會中的大小事件都由他一人悉心擘劃。而對於招引同志一方面，尤爲努力。八年一月我和幼樁要到法國，便電邀光祈到滬，會商會務。他於廿一日到滬，廿三日由他召集一會議，決定了會員間個人行止，團體行動，種種重要決議。會議以後，光祈趕回北京，在南京，濟南，天津各處，接洽會員，處理會務。歸北京以後，便發行會務報告。

直至八年七月一日，開成立會時止，這一年之中，學會的籌備，可說都是光祈一人負總責。七月一日開成立會時，光祈主席，後來大會即推他任執行部主任，直到他出國時為止，都是居此要職。

這是光祈發起少中的簡單經過。

在他起草的少年中國的宣言書中，有謂「同人等欲集合全國有為的青年，從事專門學術，獻身社會事業，轉移末世風俗。……知改革社會之難而不可以徒托空言也，故首之以奮鬥繼之以實踐；知養成實力之需時而不可以無術也，故持之以堅忍，而終之以儉樸。務使全國青年志士，皆具先民敦厚之風，常懷改革社會之志，循序以進，懸的以趨。勿為無意識之犧牲，宜作有秩序之奮鬥」，後來便本這個宣言，定了少中學會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宜，轉移末世風俗。學會的信條，也就定為奮鬥，實踐，堅忍，儉樸，四項。并規定設立各種科會，凡屬會員，皆必需選修其一。所以學會的精神和組織，都是本他理想實現出來的。這並非是集合已成功的專門家所成的專門學術團體，而將純潔有為的青年合在一起，本着堅苦互助的精神，向着共同的目標，向前為社會國家文化學術而奮鬥，所以他的旨趣，不但是造成專家，尤其引導此等專家，從事於社會改革，國家復興的工作，方法工具，不必相同，而精神目的，則係一致。所以在發起以後，不過一二年間，因光祈的努力，同氣紛集，會務發展非常迅速。光祈在此時也是發揚蹈厲，神彩飛越，這可算是光祈一生，興致最高，天才得以發展最充分的時代。

然而光祈是始終不贊成以任何政治運動爲主的，創造少年中國的方法，他曾經一度提倡廣泛的國際主義，（在出版不久就遭封閉的每週評論上，有一篇關於這個主張的重要文字，題目我記不清了。）但却未常具體化。他終是具有學者的氣質，有深銳的思想力，總要想在奮鬥堅忍的競賽中，造一個非常的紀錄，以爲後來青年的楷模。雖然都知道他的詩文的素養很深，但他後來的從事於音樂的專習，不得不算是出人意外。他在趨時騫新的激流中獨選擇一門冷僻困難的學問，這是充分的表現了他的個性，在這方面，排萬難，闢精思，鍥而不舍的竟成爲中國的惟一音樂家，這是充分表現了他的能力。有志竟成，他應該是滿意的了，但我們却知道他心中非常痛苦。他近年在德國之愈是孤僻不羣，也就愈可推知其中懷的創痛。他不是說過：「欲洗污濁之乾坤，只有滿腔之熱血？」光祈豈是遜世自了的人！他看見學會的目的未達，大家或是急近功而忽遠計，或又惜羽毛而浸成自了。他抱殘守缺，竟不免被偏怪之譏，這是最難受的。至於眼睜睜的看見他所手創的學會中的同志，彼此的主張相背，力量相消，不數年功夫，竟至南轅北轍，無人過問，這尤其是他所痛心的。所以同志的精神分散，和學會的軀殼不存，可以說是戕賊光祈生命的一半！

有人說，近年以來學術團體紛紛成立，且皆各有功績表現，是團體的生活已入第二期；在第一期的少年中國學會，已無存在的必要，其消滅爲自然的推移，其復興爲時勢所不許，我知道光祈必不以此爲然；因爲少中並非純粹的智識結合，而尤側重在思想，人格，和修養方面。並不只是從事於學術文化運動，而尤重在

陶冶純潔高尚的個性和鍛煉奮鬥有爲的個體。這是從一切政治社會文化事業的根本底質上着眼，是一種爲百年大計的獨創的團體，而非簡單的模倣移植的西方組織。試一看現在國內許多團體事業的多半無思想，無靈魂，炫近功，造虛聲，便使人益覺此種組織之急切需要。所以爲甚麼光祈仍然不斷勗勉同人，要恢復少中學會。

光祈已死了，我們不敢說以後便沒有類似少中的團體的興起，我們却很感覺已有的少中的復興，真成問題，這是我們慟光祈而兼慟我們的少年中國學會了！

光祈九年四月一日去國時的去國辭中有謂：「山之涯，海之涓，我與少年中國短別離。短別離，長相憶，願我青春之中華，永無老大之一日，惟我少年？努力努力！」短別離，竟成永訣絕；破碎河山方在掙命，青春之願有如隔世：只好令生者涕淚沉瀾！

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於成都

從王光祈先生想到少年中國學會

常燕生

昨天我在上海某報的啓事欄中，忽然看見一條追悼王光祈先生的啓事，才知道王先生死了，這不能不說是國難時期的中國的一個極大的損失。

提起了王光祈，現在青年中知道他的人恐怕很少了，因為他自從民國九年以後，就到了德國，一直到他死時為止，他在德國住了整整十六年。這十六年來，中國屢次政治上，社會上，思想上的大變化，他都沒有親身參加過，在中國文化史上他可以算是一個隱士。無怪乎多數的青年已經忘記了他，然而在我們這些五四時代的青年回憶起來，他却是最偉大的先鋒，近十餘年來的中國一切大變革，都不能說不受他的影響，因為他是手創「少年中國學會」的一個人。

少年中國學會是五四運動以後一個新興的學術團體，是當時青年運動的中心，是後來中國一切革新運動發祥地。五四運動的前身雖導源於新青年派和新潮派。但因為這兩派的中堅分子，他們的眼光志氣不出於北京大學系統之外，他們的魄力，他們的公平廣大心，都夠不上網羅領導全國的優秀青年，所以青年們才自己起來組織一個少年中國學會，而王光祈先生便是這個學會的發起人，也是主持的人。

我記得見過王先生只一次，當時我還在北京高師當學生，少年中國學會約請陳獨秀先生在某處講演，我也去聽講，王先生當主席，剃得禿光的頭，樸素的衣裳，說了幾句簡單的介紹話，就下台去了。從此以後，我沒有再見過王先生，也從來沒有和他發生過私人的交誼。

少年中國學會在當時是一個純粹研究學術，並從事社會運動的團體，當時青年界中的優秀分子，差不多全網羅在內。他們所發刊的「少年中國」雜誌，是當時最富於生力，最有價值的雜誌。這個學會本有變為中國

革新運動大本營的可能，不幸從民國十三年以後，因為國內政治社會的急劇變化，和大家思想觀點之不同，分化為若干派別，彼此互相讎視，甚至成為正面的敵人。有的是國民黨，有的是共產黨，有的是青年黨，有的是新中國黨，也有的專心學術，超然於黨派之外。在國民黨的，有周佛海等人，在共產黨的，有李大劍，鄧康，惲代英，黃日葵，毛澤東，劉仁靜，趙世炎，楊賢江，沈澤民，張聞天等人，在青年黨的；有左舜生，曾琦，李璜，陳啟天，余家菊等人，在新中國黨的，有康白情，孟壽椿等人（此黨早已解散）在學術及教育界專心研究，超然於黨派之上的，便是王光祈先生和周太玄，魏嗣鑾，田漢，宗白華，方東美，楊鍾健，吳俊升，邵爽秋，常道直，楊效春，謝循初等人。我們試把這十幾年來，中國政治上，思想上所發生的大變化統計一下，把其中領導和參加的著明的人檢點一過，就可以知道少年中國學會在中國新時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王先生從去國以後，就久住在德國，專門研究音樂，近年來對於音樂的貢獻極多，又以餘力翻譯關於外交文獻上的許多材料，也很有價值（以上著作大半在中華書局出版）。年來聽說有準備回國的意思，不知何故遲遲其行，竟致客死海外。最可惜的，是十餘年來專心研究的結果，竟無表現的機會，真是中國學術界的一個極大損失。

我和王先生素無交誼，也不是少年中國學會的分子，但對於這位中國青年運動的先鋒的死去，却抱有莫

大的哀意。國事茫茫，羣盜如麻，人間今是何世？王先生居海外，死於國家未亡之前，不能不說是一個有福的人了。

二十五年三月一日

若愚在蓬廬

郭有守

民六的冬天，在北京北河沿南頭一位太監的屋子住着的三個北大學生，搬到譯學館南面一條小巷子裏向西迤南第一家。這是一排後院五開間的屋子帶一個小院子，種有花木。因為出入是由後門，沒有門牌，所以釘上一塊木牌，寫上蓬廬兩字，最先去住的是林德揚黃秉禮和我，再約上李挹青。第二年李搬走，王若愚兄加入。若愚和德揚是老朋友，我也因他早認識了若愚。

蓬廬雖祇有幾間小屋子，可是出了兩位領袖人物。德揚（號士言）是當時北大四川同學會的會長，創辦北京第一國貨店，可惜他於五四以後，因病投萬牲園河裏死了。若愚呢，他在蓬廬手創少年中國學會，出少年中國雜誌，由編輯校對到發行，都是他經辦。每到出版期。他便喜形於色拿着刊物手舞足蹈。他這種熱情，人令想到創辦少年意大利的馬西黎。當時常來蓬廬的有李守常陳仲甫高一涵諸先生及若年青年。工讀互助團的組織，若愚也是主要的創辦人。

五四時代流行的口號是解放，奮鬥，創造，……若愚一向要拿雙拳打出一個天下，在北京時曾入中國

大學讀書，同時替成都某報作通訊，以所入作學費。他可算勤工儉學的前輩。他平日自強不息的精神很令人佩服。少年中國學會這個團體在新文化運動中。是中堅份子。（但我得聲明，我不會要求入會，若愚也不會拉過我）。若愚是這運動裡曲型人物，他能把他的理想，看作宗教一般神聖，雖上十字架，也在所不惜。

還有當時盛行口頭語大家覺得生活枯燥，主張講男女社交公開。有一天若愚告訴我，他可以替我介紹女朋友。原來他有一次被一個朋友邀請到東站餐廳，席間會見兩位浣花姊妹，不久這位朋友離開北京，送車的時候，又遇見她們，于是便約請到蓬廬。我記得第一次介紹和女士相見，未免面紅耳赤。後來她們常來，廚子也更忙着預備火鍋。

這兩位女士曾在蓉城教會學校讀書，受了歐風美雨浸潤，對於新文化的認識，比起來我們是落伍的了。她們也是走出夔門，求上進看世界的。若愚送車的朋友，也是她們父親的朋友。他先已赴美留學，答應資助妹妹也去美國。當時若愚和我都早已準備留學。我決定赴英，他決定赴美。籌劃由各方湊集可有千餘元。後來因為兩個人去費用不夠，纔變更計劃，改赴歐洲。我們的老朋友周潤生兄請我和若愚連兩位小姐坐汽車遊頤和園。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汽車，第一次到頤和園。要去美國的她，在園中要我陪她去美國，我不知怎樣的能夠不應允，也不會邀她去英國。是若愚終於民九春間先乘法輪四等艙經法轉德。約着後去的小姐相見於馬賽。結果是第二次輪中了出岔子，若愚白跑了一趟馬來賽。這是馬西黎發起少年意大利的地方，我想他對若愚

，必定十二萬分同情的。大概在相同的時日，我正要上船的時候，也得到舊金山寄來一張結婚照相。我到英後大病了一場，若愚回德國學音樂，朋友們都替我們耽心着。

英國名詩人有句說話得好：「愛而失敗，強於不會愛過」，失敗時愈痛苦，愈顯得戀愛時可寶貴。時間乃是醫治創傷的神劑。假如戀愛時是甜密密的，失戀時是苦酸酸的，那嗎經過相當時期，回憶往事，一定會覺得苦盡甘來的。我想若愚平素待人——尤其是女人——是甯人負我，我不負人，必定是這樣想。春鶯作繭自縛，時期到來又會變成蛾蛾，重新撒蛋。若愚自馬賽回德後，可曾作破繭而出的飛蛾嗎？

民十一月我到柏林曾和若愚相見幾次。二次赴歐在民廿一十月十九日又約若愚特地從波恩來可崙。他陪着我們參觀學校的工廠一整天。臨別時相約在國內見面。不想從此分手，便成永訣了。上月得噩耗，哀痛有如喪兄長。狄肯斯說過：「我們都是到坟墓去的同伴，過一天便是走近一步」早遲我們得再相會。請先替我候候蓬廬中的朋友——尤其是士言和辟疆。

光祈北平生活之一段

倪平歐

王光祈兄字潤璜，於民國元年，與余在成都府中學校同班畢業。旋到北平，入中國大學法律專科，課餘工作於清史館，即以所得爲學費生活費。是時，潤璜於法律各科目，獨喜國際公法，中西外交史；曾搜集外

交部與各國所定條約檔卷，詳爲披覽，頗具心得，此余民國六年到北平後目見之事實也。

追民國七年畢業，移寓南池子磁器庫第八號，余亦於是年暑期，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在北池子第三院上課。相距甚近，因遷與潤璵同住。是時潤璵太玄慕韓等。發起少年中國學會。因太玄慕韓先後離去北平，故凡會務之進行，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兩雜誌之編輯，付印，校對，及發行，皆潤璵獨力爲之。「五四」以後，社會問題社會主義及無政府主義等書籍出版漸多，潤璵亦曾購置多種，加以瀏覽。川中某公，爾時在北平設省府辦事處。聞之，會親到南池子磁器庫，向渠假閱此等書籍。又是時，蔡子民李石曾兩先生發起留法勤工儉學會，國內青年學子，藉此機會赴法留學者，殆不乏人。潤璵因訪其辦法，就北平發起工讀學會，半工半讀，和之者亦頗衆焉。

迄至民國九年，潤璵赴德留學，專精音律。屈指十六七年矣，人事紛紜，鮮通音問，乃忽以惡耗聞，良深哀悼！綜計潤璵生平，拯救國家之志願甚宏，聯絡少年同志，思各以其所學，改造社會，而以樂律陶養國民品性，其奮鬥亦甚勤！如使生還國門，得行其志，自是國家民族之福，然潤璵已矣！

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成都

與王若愚先生同赴歐的追憶

陳劍脩

記得民國九年四月的時候，我和王若愚先生等七十餘人由上海乘法國保來加郵船赴歐。舟行三十六七日

我們都在一塊領略海上的生活；還有魏時珍先生也是我們的伙伴，談論起來，本着各個的興趣由自然科學到社會科學，甚至於政治實際問題。如「五四運動」等，莫不樂趣橫生，給我留下箇迄今不磨滅的印象。但是我們的友誼決不是自那時候纔開始，民八以前在北京讀書就被邀加入光祈先生所倡導的少年中國學會，互相砥礪的地方很多，不過經過一箇較久的朝夕同處，對於他的認識更清楚而且更敬佩他了。我們臨行的前夕，有一位著名白話詩友某君贈我們一首詩道「若愚是我底嚴師，劍脩是我底益師，時珍是我底良師，……」迄今回想當日情形起來，我固不敢冒爲人師，對於若愚先生我心目中實在敬仰他也同嚴師。而今他不幸棄我們逝世了，無論中外人士都有同樣歎息，以爲不但是私人朋友的損失，而且的確是中國國家的極大損失呵！

若愚先生早歲肄習政治經濟之學，對於政治富有嘗試的野心，後來突然轉變在藝術音樂上發生興趣；這真是值得我們後人研究的。他自幼賦性聰穎，力學苦行，故所學沒有不成就獨到，這用不着我來頌揚。我只覺得他意志極強，絕對不是一般人比得上。當民國七八年，北京生活盡被官僚軍閥所影響，八表同昏，污濁達到極度、他曾咒罵它爲鬼生活；可是他具有政治的組織的天才不怕繁劇，總以「少年崛起，中國復興」自命，倘果得爲國家盡瘁，那麼豐功偉烈，正屬大丈夫分內事。若愚在船上自負自豪地常常同我這樣講，我不免覺得人家留學回來的時候在船甲上纔如此立志，他剛出國便有此想，真個非凡。他在船生活裡，做了幾章少年中國歌，雄偉壯烈得不得了，後來刊載在少年中國會報上令人讀了之後非常興奮，可惜我前日沒有在手邊

。有一次船行到紅海，適值五四運動紀念日，同舟之人如居勵今君等發起集會，以我們和林長民氏曾身歷其境，約作演說。林氏不自量的大吹擂一場，被若愚破口駁得體無完膚，我則自認五四之後應埋頭向學術研究努力，也被若愚責備何其抱負之小了。由這些地方看來，若愚先生當時確有先天下之憂而憂的神氣，倘使給予撥亂反正參加革命的機會或碰着對外宣戰的時候，他一定會不顧一切為國家效命的。其所以忍着痛苦，留學德國十餘年不歸，卒能達到音樂理論上很深的造詣，我想當然是有別的緣故。人類心理每有因不得已的原因不獲達到預定的某種目的，便求償於它種事業，這叫故 Compensation。若愚之隱遁於藝術以終其身，或許有這類關係，總之，非意志堅強修養深密的人不能做到，實在夠做青年的模範了。在複雜環境或世事起伏漩渦中，我自己有時也不能鎮靜學養下去，想念若愚起來，不止懺悔，簡直要悲傷墮淚！

專心藝術研究之外，若愚先生對於國際宣傳，無論文化的，國事的，都極關心，九一八以後聽說他做了不少攻擊日本替中國辯護的文章，發布於柏林及佛蘭克林各大報，最近在波恩大學得博士學位并留在該校任中國文藝的講座，自然不斷地做宣揚中國文化的工作。追憶我們往年同舟時談論所及，他的思想和主張依然是一貫未變。他的興趣很廣博的，其單純目的無非是求真理，視政治經濟一類的社會科學和藝術同，都是個人修養的好工具。因為時時鍛鍊自己做修養功夫，自然會消除成見，站在一身利害之外，不但由社會科學可得到求真理的能力，而且由藝術能養成求真理的誠心。了然於欣賞宇宙自然和心理衛生的道理，纔能夠澈底

瞭解人生生活的樂趣。若愚先生一生的處心立志大概如此，所以他在音樂上能有偉大的成功。對於他人之愛增好惡，久之也超然化，毫不介意，他的人格完成的地方便在這裏。我於倉卒中承郭有守先生囑寫一篇紀念文字，僅及此同舟赴歐的追記，不禁慚然！但最盼望他那種苦力學行愛藝術求真理的精神永永留在人寰和我們的記憶中。

我所認識的光祈

李璜

我認識光祈，在民七秋冬之間。時我將赴法留學，特往北京，就李石曾先生一商出國手續事。光祈時住北京北河沿，懷上海「少中」會友介紹信往訪之，光祈一見大樂，問成都上海「少中」會務不休。坐未一點鐘，及約我往會李大釗，陳愚生兩會友。步途中，我始得細味光祈：其面長而紅其目炯炯有光，年未過三十，而髮已漸稀露頂，一長外套裹其長身，已破舊，談時，笑容滿面，不離會事，語真摯而意專注，不一顧路人。

我係初次北游，一切茫然，既晤見李大釗會友，光祈便置我安於李寓中。次日又來遷我於陳愚生會友家，其理由爲陳乃川人，飲食較合口味也。光祈爲我兩遷行李，指說道路，精細耐勞，於朋友可謂親切之至。我到北平之第三日，李大釗會友約往米市胡同便宜坊喫燒鴨，座中有陳愚生，易克嶷，鄧仲澥會友等，光祈來較遲，坐始定，笑容忽斂，而我言：「今日政治黑暗，社會腐敗，我們青年此刻雖無如之何，但應集合有

志，樹立風範，徐圖進展，「少中」所以標出堅忍，奮鬥，實踐，儉樸，四大立身標準，其意在個人生活有別於舊社會，然後始能言改革舊社會，而有所創造也。……」酒食正酣暢，兩會友忽覺來，一趙世炎，一毛澤東，光祈爲介紹，言：「兩友有意赴法求學，聞我將往，甚喜，願一談。」我注視趙毛兩會友，皆較年青於是時之我輩，光祈亦以小弟弟待之，與話時，更多笑容。

船行尚有兩月，李石曾先生以我習法文有年，請我在北京留法預備學校，教初淺法文，趙世炎，毛澤東兩會友亦來聽講。光祈則間日一會面。因見苦學生甚多，光祈爲我言，將發起「工讀互助團」。我覺，將憂無工作，而光祈笑曰：「兩個子兒一件大衣服，總攪得來洗也。」我離北京赴法時，「工讀互助團」便宣告成立。

九年三月，光祈同時珍赴德過巴黎，是時我同叻人，魯之，太玄，寓於巴黎近郊一破落戶舊日放馬車之室中。既在車站迎候光祈，時珍來，入室，光祈笑呼，拿肉來吃！「四等艙三十六日，所食係頭二等劇中棄而不用之肉削，且不能多，故時珍非吃清燉肥牛肉不可。我買甚肥之牛肉不能得，因混入乞得屠戶將賣作化學工業用之牛油一小磚交叻人太玄如其法燉之，碗上油厚幾及二寸。光祈一面食油，一面笑談，喉愈潤而聲愈高，屈指會友赴歐美留學者已三十餘人，某友習何科，將來可創造某事業，覺中國事大有可爲也！

談三日，別去，彼此覺生平朋友之樂，未有樂於此時者。不久光祈忽以私事自德國佛郎克埠來巴黎，住只半日，堅留不下，太玄與我送之車站，執手不覺淚下，光祈從此以茲私事含痛，或竟至其死時。

光祈既以此隱痛閉戶讀書，不問事，李大釗會友使時與曾琦會友通信討論「少中」宗旨及政治趨向，李主張中國問題爲一世界問題，欲救中國，須先參加世界革命。曾主張世界革命，以現刻國際形勢而言，絕不可能，中國須求自強自救，國際主義終是理想，不可靠也。是時曾已來法，而李則仍在北京，已與蘇俄派來中國之越飛代表往來甚密。曾李皆有見地，而彼此持之皆甚堅，「少中」之分裂自此發端。

十一年夏，我往柏林，時光祈賣文爲活，用力頗苦，且鑽研中西古樂學理甚勤，形容憔悴，性趣孤僻。馬克在當時之國際兌換價可謂至賤，而光祈則每飯必入工人飯館，食只一菜，約其入較大餐館，堅不肯往，同其入工人館，請其多食一菜，亦堅不許，雖云刻苦自勵，而養料不足，身體暗受損失，我自此憂其體將不支。留德數月歸巴黎，臨行尙承其諄諄以學業相勉，不知自是遂成永別！

我所能記憶之光祈生平

魏嗣燮

光祈爲人，有斷制，言行皆刻實而不模稜。民國九年，光祈偕余赴德求學，同居於其西南部之福蘭克府。晨，各赴大學，夜則聚於一室，余檢閱各報新聞，口述其尤重要者，光祈則執筆爲上海申報記之。時德貨幣狂跌，國幣一元，可抵德幣馬克八十，每月費用，約值國幣十餘元。光祈以爲德方新敗，上下競競圖存，國內青年有志者，官乘時來德，觀其復興綱要，乃爲一文，寄與申報，詳述德生活低廉，社會優適各狀。閱

數月。光祈忽得柏林德律師某函，謂光祈在申報所言德生活事，失實，已受柏林中國某學生會託，要求更正，並向某會道歉，否則將控光祈於德法庭，措詞甚厲。時我國學生，留學柏林者，約四五百人，其間頗有豪奢者，每月所用馬克，以數萬計。光祈所言雖實，而於豪奢者甚不便，豪奢者計無所出，故以律師詐嚇，意謂光祈畏禍，將屈服也。光祈既得律師函，來商於余。余問光祈，何以處之。光祈曰：「起訴之說，必少數豪縱者倡之，國人多怯懦，大都隨聲附和而已，不足慮也；且吾所言，句句皆實，即盡某會同學敵我，余猶將抗之」。余復問光祈：「然則將奈何」。光祈曰：「余將爲書告某會，斥其謬誤，責其反省」。余曰：「德習，大學生遇不平，則格鬥，設豪縱者不屈，一夜乘車自柏林來此，與君格鬥，此時衆寡不敵，君獨不懼辱乎！」光祈面赤，以手擊案曰：「吾理誠直，即格鬥受辱，亦所不恤；况國人長技，在於構煽，造作蜚語，誰敢挺身出來，亦露與人爲敵者。今日之事，豪縱者不自出交涉，而乃仰重於一德籍之律師，其無膽甚矣，復何所慮。」翌日，光祈果以一書抵柏林某會，長五千餘言，初猶緩舒，繼漸激厲，後遂沉痛悲壯，一往不可復止。其中有云：「諸君以刃殺我，我所不懼，以鎗擊我，我所不悲，獨至於乞靈於德籍之律師，而脅迫一毫無保障之新聞記者，大爲國家增羞，小爲貴會留玷，此則王光祈所爲中夜不寐，而太息痛恨於無已者也。」某會得光祈書，大譁，開會集議，舉無善計。適蔡子民先生自法來德，某會開會歡迎，且以光祈事求直。子民先生前在北京，爲北京大學校長時，已知光祈之爲人，輒左袒之。豪縱者益不平。有林某者且以語侵子民先生

子民先生不悅，未終會即離席去，某會會長亦辭職，豪縱者知事終不可爲，乃漸息。至今柏林留學生，猶有詆毀光祈者，其淵源皆自此來也。

友朋中，余與光祈游處最久，而議論每不合。民國十五年，余自德返國，道經柏林，余與光祈復聚，蓋自民國十年，余與光祈，皆離福蘭克府，余赴葛庭根，光祈則赴柏林，中間相別，垂五年矣。始晤，光祈卽爲余言音樂之妙，累日不絕，余問光祈：「昔者季札觀光於上國，聞其樂，輒知其理亂興衰；隋開皇中制樂，萬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鍾子期聽琴，知伯牙志在高山流水；蔡邕聞樂，亦知彈者適有殺心；蓋樂之音節。能刻畫民俗人情如此；今君習樂於德，聽貝提和賁之澎湃奔騰，聆巴荷之古拗峭拔，其理解神會亦有如季札，鍾子期，蔡邕，萬寶常者乎！」光祈曰：「是固未易言，然吾之志亦不在此；吾之志，在以樂爲學而不以樂爲技，吾將徧究各國之音樂，考其嬗變，審其異同，吾國先民音樂之素養，視各國爲深，吾尤將發湮抉微，張皇幽渺，使吾國音樂，亦得與歐洲各國，分占一席，一洗外人譏我爲無耳民族之恥。」余曰：「雖然，樂之爲物，與他物異；通其學，當精其技；今君年將三十，乃始習樂，若非宿悟神解，豈能精其技與通其學乎？」余是時，以爲音樂極難，而吾國樂書，尤不易解，光祈爲之，或非所宜；而光祈不顧一切，孜孜不倦，曾未十年，樂書成者，凡十餘種。海內習音樂者，爭稱道之；士隔三日，刮目相看，今光祈成就如此，豈余當時所及料哉！民國念二年九月，余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之約，復入

德求學，因與光祈再遇於波恩。既見，問無恙外，輒相對太息，蓋是時光祈雖得博士學位，爲波恩大學講師，而頭已禿，體已衰矣。光祈與余約，每夜七時，來余寓笑談，八時卽去。時當來，光祈已來，時當去，光祈亦去，多留一刻，亦不可。一夕，光祈告余：「數年前，余與君會於柏林，時余方治音樂，用方甚勤，君謂太難，勸余改治他業，余謂雖難，固當治之。十年以來，余成樂書，已十餘種，其餘以糊口而譯著者，亦十餘種；當余執筆時，腦輒作痛，余以左手撫頭，右手作字，至痛楚無力時，工作始廢；世或有譏余譯著不精者，使其知余之生活爲何似，將亦不忍苛責也。君回國七年，儼爲大學教授，以君之能，余以爲亦且有所表現，而顧寂然無一語告人，君得無辜負社會與其所學也耶。」適余案上，列國內新出雜誌若干種，余卽取一冊，示光祈曰：「如此者，亦得爲文耶，黃茅白草，彌望皆是，余固不願與此儔類而并稱也。」光祈聞余言，默然，不懽良久，乃去。嗟夫，今人師心自用，強辯飾非，而爲其友者，亦同附和，矜夸尊譽，如光祈者，旣自致有所至，復盡言思其友亦有所底，可不謂良友乎；回思諍言，慚悚曷已。

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余離波恩，復至葛根庭；二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光祈自波恩來函中，有：「本月十五日，有一日本教授，在此講滿洲國與日本，附以有聲影片，此問同學，交涉阻止無效，乃與東方語言院院長接洽，於講演之前，由該院長說明吾輩反對經過之情形，并朗誦吾輩擬就之抗議書一遍，讀畢，吾輩全體同學退席，以表示抗拒之意，似頗得聽衆同情，並暗中僱一德人，速記其演詞，現已寄往柏林使館，請

其速向德國外部抗議矣。將來葛庭根方面，恐不免同樣事件之發生，尙希預防爲荷」云云。光祈自治音樂時，卽自誓努力學問，絕意政治，今就其來書觀之，固曷嘗能冷如死灰，置國家戚休不顧哉。是年冬，余歸自德，凡光祈之舊識與余遇者，皆殷殷問光祈安好：湖南左舜生，浙江沈君怡，安徽黃仲蘇，尤關懷綦切，且促余婉勸光祈急歸，以爲國家危難至此，光祈豈能坐視。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光祈復書，言其在德情狀，甚悉。中有：「兄等來示，弟皆敬悉，弟非不思歸，但苦國內無相當位置，故暫處國外，以冀譯事業，報效祖國而已。今年四月二十日左右，蔣委員長，曾電柏林使館，略云：『聞王君光祈績學苦行，不勝口口，（此二字電碼不明，）如願回國，當圖借重，希轉詢，電覆，中止，』使館將此電寄弟，并徵詢弟意，弟當時曾電覆使館云：『如有相當位置，自願回國，報效祖邦，如能先以位置相示，以便自揣，能否勝任，再行決定行止，尤爲感謝』云云，現在已逾三月，未見動靜，只好聽之。弟在此間，日日從事譯著生涯，未敢稍息，現在已成第三十六種，故就弟個人學業而言，個人生活而言，在國內，在國外，殊無何種重大分別也」云云。光祈爲人，鏗刻自厲，使其能勉強苟合，當早已返國，環境既易，腦疾亦或不致猝發，以其材識，必當更有建樹，而今則已矣！

二十五年·四月·十三日·成都。

哭王光祈兄

舒新城

—— 一位未見面的朋友 ——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上午十時半上海王光祈先生紀念委員會爲光祈兄開追悼會於上海市中心區國立音樂院，我爲委員之一，被推爲主席。登台致開會詞的時候，竟悲從中來，熱淚奪眶而出。良久良久，始於咽哽中，略述光祈兄行事之一二，以作斯會的前奏。

我生四十餘年，爲友朋之死而墮淚者連光祈兄只有三人。其他兩人：一爲雲南維生文漢，十八年死於南京。他從我五年，平日治學之勤，治事之恆，爲我所僅見，我對他的希望甚奢；其死也因愛之深而慟之切，故聞其死耗卽放聲大哭。又一人爲黃廬隱女士，因其不必死而竟誤於庸人與家人之手，於二十三年死去，且遺一孤苦伶仃之七歲孤女，我不獨爲社會惜，且爲孤女悲，故在追悼會場致詞時，不覺萬感交集而至咽哽不能成聲。至於光祈兄則爲只有精神的交誼，我們不曾見過面，他的相片我於去年十月始見之，他對於我連相片都未見過。然而二月間，我初聞他的死耗時，卽以主觀的希望作現實，而強認此項消息爲絕對不確，且不願人多說及此。後經各方証明其確於一月十二日死於德國，且參加其紀念委員會，但猶萬一之希冀，而想望於某日忽得其手書而將一切死的消息取消。——直到十五日開會之前，潛意識中仍存此希冀。——及至追悼

會的鈴聲一響，那禮堂中的花園、挽聯、遺像以及種種設施，將我月餘以來之希冀的幻想一掃而空，光祈兄之死的真實，陡現於我的眼前。我的感情，無法抑制；我的幻想，無法自欺；我不能不完全承認光祈兄的死是絕對的事實，我的熱淚也就無法制止而奪眶而出了。

我哭光祈兄，自然是由於我們精神上的友誼，可是絕不只是友誼而已，我更爲國家社會哭！

我與光祈兄雖然不曾見過面，但我從文字認識他已近二十年。這近二十年的時間，我對於他的認識可分爲三個時期。

當五四運動的洪濤激動全國青年的時候，我正在長沙某教會學校任職。那時的少年，因爲過去的教育與社會的壓抑，絕情方面既難有正當的發舒，而國勢危殆，政治的黑暗，更使他們沸騰的熱血無法宣洩。於是急不暇擇，對於外來的一切思想，都想像其可爲救國強種的良藥而一一接收之，對於中國舊有的文物制度，都推論其爲致中國於今日的禍根而一一設法破壞之。我在那時，對於西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態度，當然不能超越當時的所謂少年範疇；但因爲我是小農之子，幼年雖曾受過舊式教育，但中國之所謂舊文化，對於我的影響很少，而少年在學校所受的新教育，又未脫「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藩籬，於所謂西洋新文化，所知亦極有限，同時又不滿意於現實；驟然與「五四」洪濤相遇，遂致消極方面不能疑舊，積極方面不能迎新。——因爲對於新興舊均所知太淺——而陷於無出路的苦悶。適逢那時國內介紹思想，討論問題的新刊物，有如雨後

春筍，我乃不加選擇一一取而讀之，以冀於五光十色的思想主張之中求得一個出路。

在許多刊物之中，少年中國最爲我所注意；——因爲其中的文章多注重討論實際問題，正與那時所謂「多談問題，少談主義」的少年心情相合。——而少年中國中，我又最同情於光祈兄的主張。少年中國創刊號中，光祈兄有篇題名，少年中國之創造的文章，將他對於改造中國的意見系統地加以說明；而最適合我的胃口的，就是所謂「書生之見」的不談政治，專重社會事業與個人改造。他以爲「現在中國人的思想行爲，無論在什麼主義之下，都不能生存；要想中國人有適應各種主義的能力，非先有一番預備功夫不可」。這預備功夫，就是先使中國的少年有創造的，社會的，科學的生活，再與一般平民打成一氣，從事教育事業，出版事業，新聞事業，使中國復興起來。這種主張，現在看來，自然是過於單純，然而在當時未曾踏進真正社會之門的我看來，他却是一個精神上的同志了！

光祈兄的文章我最愛讀的，有八年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劃的結論，及九年的去國辭。茲錄於後：

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劃——結論。

「青年青年！萬事全靠自己，世界上沒有便宜可佔！」

「青年青年！我們是中國的青年，我們對於於中國這個地方，負有改造的完全責任！」

「青年青年！我們應該恢復過去的民族精神，創造未來的少年世界！」

「中國青年是世界新文化的創造者！是中國舊社會的改革者！」

去國辭

據其自序，謂係「九年四月五日，舟過香港，遙望數點青山，羅列海岸，因念去國日遠，特製短辭五章，爲舟中同人陶情勵志之用。辭中用語，多係本會同人素日用以互相砥礪者。」

一
「山之崖，海之涓，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發揮科學精神，努力社會事業，

惟我少年，乃能奮發！」

二

「山之崖，海之涓，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不恃過去人物，不用已成勢力！

惟我少年，乃能自立！」

三

「山之崖，海之涓，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只問耕耘何如，不問收穫所得！

惟我少年，有此純潔！」

四

「山之崖，海之涓，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欲洗污濁之乾坤，只有滿腔之熱血！

惟我少年，誓共休戚！」

五

「山之崖，海之涓，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願我青春之中華，永無老大之一日！

惟我少年，努力努力！」

他所給予我最深的感動，是他那帶着東方味的少年自負與獨立不倚的精神。九年而後，他在各報紙雜誌所發表的文章，我無不過目，對於他的敬佩也日益增加。但因為沒有直接通過信，也只視為精神上普通朋友而已。這可稱第一期。

民國十年以後，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因參加政治活動問題牽及學會宗旨解釋問題；——學會宗旨為「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而有社會活動應包含政治活動與不包含政治活動之爭。十一年而後，政團的分野漸顯，學會會員有因自己參加政見相反之政團而各思以其主張融合學會，於是十三年蘇州大會，發生甚大之爭執；十四年南京大會，竟決議改組。其時會員中之國家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相持不下，改組委員五人，須平日無政黨色彩者；於是我與黃仲蘇、李儒勉、吳俊升、曹芻諸兄常選為全權改組委員會委員。當時遵大會決議，由改組委員會列舉決議條文，分發調查表於各會員，徵求意見，以為改組之張本。調查條目之最重要者有二：（一）對於目前內憂外患交迫的中國，究抱何種主義；（二）對於本會會務之改進，究抱何種態度。他對於第一項之答復如下：

「我相信民族主義，不相信國家主義，不相信共產主義，但認為在最近的中國，「國家」及「共產」兩

種運動，皆各有其用處，只求不要過火，我都相對贊成。

「民族主義係以爭求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爲宗旨（漢、滿、蒙、回、藏統稱爲中華民族），其方法係從「研究」真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入手，以培養民族實力。

「至於將來中國政治經濟組織，應採何種形式，則須待各派合作之大革命後，再按照彼時世界現狀及趨勢，與夫國民程度及願望而定，此時不宜膠執己見，多立黨派，減少國民對外對內之戰鬥能力。」他對於第二項的答復如下：

「倘會中『國家』『共產』兩派，不能合作，則主張將學會分爲：（甲）少年中國學會國家主義派，（乙）少年中國學會共產主義派，（丙）少年中國學會民族主義派。（甲）（乙）兩派係各以政治信仰爲結合，（丙）派則專以「學」與「事」爲結合。如（甲）（乙）兩派之會員自願加入（丙）派，在「某學」或「某事」之下合作，皆極歡迎，否則亦不勉強。

「如（甲）派或（乙）派不願同隸一會，或認爲根本上無設立本派之必要，則會中便不設立（甲）派或（乙）派，該派會員應自行退會。

「如會中果分爲三派進行，則以後會中應由（丙）派出三人，（甲）（乙）兩派各出一人，組織委員會，掌管全會介紹會員事宜，以免會中分子過於偏右或偏左。

「總之學會是『社會活動』的團體，不能開除政治活動意見不同之會員。凡會員對於上述三派皆不願加入者，是無意於會事可知，宜除其名。」

我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之時間甚遲——大概在十三年十四年之間——而竟被選為全權改組委員會委員之一，是由於我是一個自由思想者，對於政治，無何種成見，同時對於國家的危急，又不能熟視無睹，而思從學術與社會事業上謀救濟，故光祈兄對於上丙項的意見，甚合我心。當時曾有幾次長信，討論會務改革及救國救種等問題。可惜我十餘年來，遷徙不定，那些信件散失無存了！

少年中國學會之改組，雖因種種關係，未能實現，但我對於光祈兄之認識與友誼，却因直接通信而進步許多。那時在我的想像中，光祈兄是感情與理智兼富的一位學者；他的熱情，令人悅服，他的人格，令人崇敬。在人生旅途上，我不僅視他為志同道合的朋友，且以他為敢作敢為的先驅了。這可稱為第二期。

十九年，我任中華書局編輯所所長以後，與光祈兄通信甚多，雖然大半是屬於接洽稿件上之事務問題，但由其通信與稿件中，發現他的三種特點。第一是負責任：無論何種稿件，不論是書局請他擔任，或是他自己的計劃，只要雙方同意，他絕對照約辦理，從不假手於人；若非因病，對於交稿時期，亦從無延誤。第二是重信用：他在德十六年，從不受公家私人的補助，全靠賣文為活，是我所深知，他生活之窮乏，亦為我所深知；然而他稿件未完成寄到以前，絕不預支一文。近年來他代德國波恩大學東方學院購買中國書籍不少，

亦從不拖欠分文；因病在國外偶借友人少數款項以應急需，亦無不如數償還。——由我代為寄還者即有沈君怡常導之湯漢騰諸君。第三是有計劃；他對於個人生活，學問，事業固然有計劃，對於國家亦有計劃，就是最小的一種書稿，也無不事先計劃得清清楚楚。關於這點，我可與他二十一年三月卅一日致我的一封信為例。

「此次戰役以後，國人對於今後國防，當必特別注意。關於此類書籍之要求，必較前此驟增。因此弟擬商請貴局發行一種國防叢書，其內容包括軍事、經濟、（如全國經濟總動員之類）外交、教育等等。並擬先譯德國最近數月出版之防空要覽一書；此書對於預防飛機毒氣等等之攻擊，皆有簡要切實說明。其收容極為通俗，附圖甚多，大約只有四五萬字左右。陽歷四月之中，當可譯成寄上。

「近代國防問題，有兩大原則：（一）常備軍須極少，（以免多耗軍費）後備軍須極多（以便傾國出戰），（二）兵工廠須極少（以免全國財力消於無用），準兵工廠須極多，（平時專製生產用具，如農業工業機器之類，一有戰事，則立刻改為軍用工廠。）吾國普通工業，及軍用工廠，皆在幼稚時代，正宜於此開辦之際，兩兩兼顧。因此，上述第二原則，對於吾國國防前途，尤為重要。德國此類良好書籍不少，弟擬收集擇要編輯成書，以作貴局國防叢書，不知尊意以為何如？——按中國現在尚無製造械彈之兵工廠，所有槍筒、彈壳、火藥等等皆係購自外國；再由中國兵工廠將其配置起來而已。如此情形，安能對外作

戰！」

上面的三種特點，嚴格講來，本來是人人所當具，但現代的中國，則很難說。就我個人近數年來的經驗講，書局要編譯一種稿件，約請著作人擔任之後，很懸懸於上面的三個問題，雖然著作人中多數是負責任，有信用，有計劃的，但要三者俱備，則不甚易得。所以十九年而後，我對他的觀感一變；不獨認他是一位刻苦自勵的學者，而且認他是一位大有希望的事業家，每與伯鴻先生談及，彼亦甚以為然，所以公司無論如何困難，如何緊縮，對於他的計劃從未拒絕，他的稿件從未退回。——二十一年「二二八」之後，公司同人減薪，各種稿件契約延期履行，而光祈兄所擬之國防叢書的計劃，仍照常接受，防空要覽之稿費，照常支付。二十一年五月，上海局面粗定，書局事業，逐漸復常，遂又想到他的事務才幹與廣博學問，極力想他回國，入中華書局任事。我因為他去國日久，對於所欲研究之學問，已可告一段落，應回祖國為國家社會服務，所以去一長函，痛論國內各方面的情形。且再三提及從事社會事業的舊信念，促其即歸。他回信說：

「讀兄論時局書，至為敬佩欣慰。中華方面所提職務待遇各種條件，弟均能接受，並亦樂於效命。惟弟近擬編譯之國防叢書，非在德國再住一二年，不能竣事。一俟將來編畢之後，即行回國，到局任事。不知我兄及伯鴻先生以為何如？」

「吾輩從前主張從事社會事業，以築國家基礎；經此連年內戰國力凋敝之後，益覺從前主張，確有

見地。政治活動，見效雖似甚速；但社會根基不固，終有拔苗助長之虞。

「不過僅僅從事社會事業，尙嫌不足。必須將『社會』設法加以組織；使國家軍權財權等等，一一移到『社會』手中。然後中國始能安甯，始能發達。」

「弟近來頗欲借國防問題，將此理想實現。最近草擬團練國防軍一文，不久將在生活週刊之上發表。其內容係在徵兵募兵制度之外，另立一法。將軍權逐漸移入社會手中；對於內憂外患復能同時兼顧。發表之後，我兄一讀便知。此外，關於經濟文化各種事業，亦將有重要提議。並擬將來回國之後，邀約各地同志，以『築固國防』爲號召，以『實事求是』爲精神。將中國社會加以根本組織，成爲一種有機體，可以運用自如；一掃國內囂張不實墮落不振之弊。當亦爲我兄及伯鴻先生所贊成者也。」

我知道他的意志甚堅，故得他來信後，亦不再強其卽歸。前年君怡兄赴德，我曾面托其勸光祈兄於博士論文完畢後，卽行歸國人局任事，以踐夙諾。乃君怡兄至德，彼已受波恩大學之聘，不能卽歸。去冬左舜生兄告我，謂蔣介石院長有電請其歸國襄助政事。我雖以其不能入中華書局而耿耿於懷，但仍望有一日能爲中華書局服務。自十九年以來，我對於他理解較深，不獨以學問家視他，事業家視他，且時時想引他爲同事，付托以重任。這可稱爲第三期。

二十年來我不曾見過他一面，而對於他竟有如此之景仰，如此之期望，如此之信託，在我生命史中實開

先例。我對於他的種種，完全是由於他的精神的感召，絕無任何功利條件夾於其中。乃不幸他竟以身殉學，死於異國。不獨共事的希望成爲泡影，即欲一面亦不可得。這在我實是一種意外的刺激，所以初聞其死耗而不信，終經證實而痛哭了。

當追悼會開幕之時，我的感觸萬端；我想到中國自派遣留學生以來，爲時已七十年，但以賣文自活而留學異國十六年者，究有幾人；孜孜於學，不事他求，而又能將西洋文化與中國文化交互傳播者，又有幾人；又想到以全國留學經費之鉅，而獨惠不及此真正爲學問而留學的學者，以致其爲生活所壓迫而抱病，抱病而仍努力學問以至於死；更想到他死後，我們在國內的許多朋友，竟至得不着從德國寄來關於他死的詳細情形的一封信，死的消息散佈於報章之後，亦不會見到社會上有什麼反應；我不獨悲光祈之死，且憤社會之無情！倘使社會有公道，國家惜人才，則光祈在德十六年之生活，絕不至如斯之苦，其所成就，亦絕不至只有今日，且亦不至於死，更可以其有用之身體與學問，爲國家社會服務。今則於生活壓迫之下，窮其精力，努力於學，學成而病深，且竟死於異國；其不能爲國家社會效力，在光祈固可無負於祖國，而祖國則大有負於光祈，不獨損失一有用之人材而已。我感觸及此，不覺悲憤交集，我的熱淚，亦無法制止而奪眶而出了！嗚呼光祈！

追憶光祈兄

沈怡

五四運動以後，產生了一個少年中國學會，其時我正在吳淞同濟讀書，因宗白華魏時珍二兄的介紹，加入了這個團體，因此認識許多朋友，光祈兄便是其中之一。我對光祈兄初無何等深切的認識，那時候我年齡較小，許多朋友在我看來都是老大哥，我對他們除掉敬仰以外，沒有第二種感想。

我已不甚清楚，民國九年光祈兄準備出國，來滬候船，是否就是我們第一次見面。我們只同吃了一頓飯，並沒有多談，當然印象也就不過如此。民國十年我也到德國留學，學校在德國東南部之德蘭詩頓，光祈兄則在西部之法郎府，彼此雖同在德國，却很少見面。德國留學界中，幾乎不大知道有王光祈這樣一個人，他與人落落，很少往來；即使有人知道，也只把他當作一個很怪僻的人看待。可是他也曾經轟動過一時，幾乎人人都要得而甘心，詳細情形，蔡子民先生及時珍兄文中已有介紹，

廿三年夏我因出席國際道路會議再度遊德，知道他已於是年六月，考得波恩大學音樂博士學位，便立即寫信去賀他。本來考博士，並不算希罕，但是像他那樣半途出家，全憑自己力量，苦學十餘載，得到這樣成績，實在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九月間國際道路會議閉幕，會畢有長途旅行，路線凡五，我特意選第二路，因為所經過的地方，大半在萊茵區域，順便可以和光祈兄一見。那是廿三年九月某日的晚上，我們便

在寇恩相見了，我們一起在旅館中吃夜飯，飯後又足足談了三小時。由這一晚的談話，使我格外明瞭他十餘年來在外的進步，他對祖國依然很熱情，對德國現狀看得很透澈，對國際形勢見解很正確。尤其使我興奮的，就是他滿面紅光，一種飽滿的精神，以及表面好像很健全的身體。我一向把他當作老大哥看待，以爲早已年逾五十，從這一次的談話裏，才知道他的年紀剛過四十。我一心想：這正是我們理想中的少年中國戰士！思想正確，學識成熟，年富力強；這樣的人才，正是祖國現在所最需要的！我出國時受了許多朋友的囑託，勸他早日回國；他對我說：「他的經濟狀況，一時還不容許他立即回國，至少還須二三年功夫，才可以辛苦積起一筆回國的川資」。後來我離開歐洲的時候，他又寫信來叮囑；「不必爲他的事情，這樣奔走，因爲他覺得自己在德國，隨時有著作與國人相見，並非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可比」。我聽了這些話，甚是黯然，現在事後想來，心中更是難過。在當時我只有一個念頭，以爲我們必須想個法子，使他早日回國，否則像他這樣人才，長此漂流在外國，真是國家社會莫大的損失。第二日我就離開寇恩，於汽車將開時，無意中又遇見了他一次，我和他共照了一張相，遂互道珍重而別；這便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了！

我回國以後，雖替他接洽了幾個地方，都沒有結果，直至廿四年冬天，事情才相當具體化。我便寫信徵求他的同意，信是廿四年十二月廿四日由上海發的，信內同他約定，如果同意，就請他用電報覆我。那知等了好久，毫無音信，直至廿五年二月間，郵局忽把原信退了回來，信封上却蓋有廿五年正月十二日波恩郵局

的郵戳，并批着「收信人亡故」字樣。我得着這消息，尙不敢相信以爲真，不久又接着柏林譚伯羽兄來信，才証實了他的死耗，而我寄給他的那封信，恰於他去世的這一日寄到波恩，竟不及爲他所見，宛似有天數在內。國內朋友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一種悲哀，自不必說。大家都以爲一個民族最大的損失，莫過於學問經驗恰巧成熟，而又富有作爲的人的死去。這種人在今日國難嚴重，人才貧乏的中國，尤其是可貴。光祈兄的死，就因爲如此，才格外可惜！

懷想光祈

余家菊

記得是民國八年的秋季，光祈赴歐，特意繞道武昌來看惲代英，便見着了我。我同他遊抱冰堂黃鶴樓，因爲時間匆促。我們吃了幾個湯糲，便算午飯。嗣後他便介紹了舜生仲蘇這一般人，我便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這一件事對於我的一生，具有頗大的支配力，這是不得不感謝光祈的。

民國十三年，我應武昌師範大學之約，回國主持哲學教育學系。我特意往德國一行，和他談了兩次。他的神態中，對我似懷有許多期待。我臨行時，他送我上電車——他似乎是住在柏林鄉郊——在電車站上最後的叮嚀，是：回國後，莫讓少年中國停刊了。我答謂：當然。不知世事多變，十五年後轉入漂流式的生活之中。眼看少年中國停刊了，竟無從爲力。這是常常耿耿於心，認爲對不起朋友的，並不自今日起。然而光祈

在生前，也許對於這事是能原諒我的。

光祈生前的成就，自有其不朽的價值，用不着我說。他那種咬住牙關的精神，是我們所應當永遠不忘的。痛心的說，他到底是一個時代犧牲者；我們應當咬住牙關，學他的忍受犧牲。二五、三、二九。

追憶王光祈先生

傅斯年

我認識王光祈先生大約是在民國七年吧。與他初次見面的地方，我確記得是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守常先生的屋子裏。守常的那間房子，在當時幾乎是我們一羣朋友的俱樂部，在裡邊無話不談。有一天遇到王光祈先生，覺得他不易言笑。守常屋子裏面常有的一種放肆的空氣，立時轉爲嚴肅。後來守常告我：「光祈是一個能想能行的青年，極有志氣，不是過分偏於國家主義，或模倣梁任公作文的，你們很可以做朋友」以後我們來往多了，相識深了，深覺得光祈很有他的獨立的性品，很可做一番事業。我到歐洲後，彼此不在一處，也未多通信。起初是在郭子杰兄處，常常看到他的信，覺得他求學的志趣着實高人一籌，就是專選難辦的做。後來我到德國，因爲不住在一地，不常見面。有一次見到，比以前更寡言笑。我心中覺得這是學問的修養進步後之象徵，却也自己慚愧，我老是以前那個浮躁樣子。我回國後，就不會聽到他的消息了。上月的一天，看大公報，忽然看到他的訃告，心中大吃一驚。接着想了又想，難過得很。這樣苦學的志士就此完結

一生嗎？聽說他是一介不取的人，留學這些年從不曾受公家私人任何津貼，全以勞力換麵包。死便死在勞力過多，麵包不夠上。這是中世紀修道士最光榮的死法，也是個不取不欺的公民最光榮的死法。因此想到那些時貌的留學生，在外國專謀官費津貼，以爲日夜浮蕩之資，回來蠅營狗苟，求田問舍，爲什麼不先死這些人呢？國家要是多有了這樣的人，自然有了民族的「禮義廉恥」，不待標語和宣傳。可惜他是死了！在留學生中，誰還是使「貪夫廉，懦夫有立志」的人呢？

哀辭

并序

黃仲蘇

若愚，姓王氏，諱光祈，四川溫縣人也。民國九年秋，若將出國求學，過甯小留，來訪左君舜生及余，商洽接編少年中國與創辦少年世界月刊事，推誠相見，歡若平生。君頸長，面色紅潤，髮微禿，眉清秀，鼻高，兩目爛爛有光；爲人沉默端重，不苟言笑；願每一論及學會旨趣，會友道義，則意興橫逸，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反覆言之，唯恐未盡者。金陵聚晤，不過三日，相愛之篤，乃如手足，其性情真摯，感人之深，蓋可知矣。

君海行有日，余赴滬送別，與上海會友宗君白華魏君時珍相遇於君之旅次。君復舉介紹會友，召集年會，推行月刊諸事，相與討論，且談且錄入手冊，神情欣悅，而語多親切，顧慮周詳，指揮若定，有如長兄遠

行之對諸弟誦詩囑咐家事者。會將散，君慨然歎曰：『國事敗壞，豈真不可收拾耶？吾人律己必嚴，努力向學，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十年二十年後，當可有爲。今日之事，撥亂而反諸正，固非異人任也。果欲報國，豈乏機緣，但恐力之不勝耳，奚必效浮薄少年之急功競名而自欺欺人哉！』又白：『求學宜專，辦事尚忠，爲人貴誠，理本一貫，初不可分爲數槪。志存救國，言行相顧，而不爲俗尙所左右者，乃得謂爲新少年。自強不息，愛人以德，及其爲文，必有可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蓋古人已先我言之矣。」

越一年，余赴美求學，專函告君，已改修文學。覆書有謂：『治學必就性之所近。博而後求其約，約而後求其專，專而後復求其博，志之所注，終身事之，則必可有所得也。』美人於文學素養不甚深厚，何不早來歐洲，藉圖切磋？』且告：『近於政治經濟諸科，擬暫舍棄，將專攻音樂，雖明知其繁複，不易有功，顧邇來心境頗惡，非此不足以怡悅性靈，培植熱情。』云云。無乃有所激而使然耶？

初君過甯時，備有女友，其人風致綽約，雅淡如菊，以別有所戀，中途相背。君懊惱萬狀，無以自遣，因習提琴。時成百感橫集，豈必長歌當哭，風前月下，一琴在手，亦復婉轉抑揚，足以訴愁。君之習樂，初以自慰，及既有所得，復於樂理樂史探索不懈，十餘年如一日。尤擅長詩文，少年中國歌，君所作也，慷慨陳辭，豪氣干雲霄。偶譯詩歌，亦清雋超拔，別具風格。爲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撰通信稿，剖析時勢，多中肯綮，筆鋒銳利，發人深省。其所寄託者多，故終能奮發有所建白也。

余返國前遊德，訪君於柏林寓所。別來且五載，異國重逢，樂何如也。君髮益加禿，面色紅潤如故，而意興尤豪。爲奏貝多汶所製名曲曰月下者，音節瑯瑯，清婉無比，時君習樂方逾兩載也。并以治學程序相告，謂擬再留德十餘載求深造。以爲近數十年西洋留學生之無負於國者，唯有嚴辜。吾輩後生，豈容偷惰！乃願以一身兼事嚴辜未竟之業。蓋君有見於我國之禮崩樂壞，而歐西人士則茫然不解中原古樂爲何物，不辭艱辛，慨然以譯中西樂籍爲己任，可謂有勇也！君所譯述，皆至精妙，偶有疑慮，旬日躊躇，研討考證，不遺餘力。讀其書者，則君之所存者可知矣。

君留德十有六載，費用純由自給，課餘握管，伏案撰稿，夜深不就寢，習以爲常。賣文所得至薄，自奉刻苦，嘗終日冷食，不得一飽，而君安之若素。四年前，得波恩大學博士學位，旋任講師，月薪所入固不豐，而生活較前已稍裕。君治學勤奮如初，未嘗稍怠。多年積勞，致體益虛弱，而君猶邁進，未措之意也。

年前，魏時珍沈君怡兩君先後重遊德國，友人均以君近况爲念，囑爲專訪，促之返國。寇深難般，此正大丈夫報國之秋。君亦怦然心動，欲作歸計矣。乃以籌措川資，遲遲未集，於今年一月十二日，猝然患腦充血症，不治，逝於德國萊茵河畔之波恩城。駐德大使館參贊譚君伯羽已爲料理其喪葬；京滬及蜀中友人業於三月十五日，四月十九日分別開會，舉行追悼。君父母早故，終鮮兄弟，孑然一身，骨肉零落，友人將爲籌備所以永久紀念者。嗚呼壯志未酬，客死異國，忝屬知交，而哭不殯其棺，葬不送於野，追憶往事，悲痛何如

！因爲文以鳴我哀。其辭曰：

瑯琊其音 曄曄其德，處世有道，行己有則。孳孳苦學，恃其毅力；奮發著書，見其卓識。所志者大，豈好虛聲；所得者多，奚取速成。世皆知君，萬士之英；我知君心，堅忍且貞。精神所注，可貫金石，慨然習樂，大有所獲。海外書來，深情脈脈；少年中國，念念莫釋。方冀君歸，學會復昌；惡耗突至，聞之斷腸，言念良友，琴在人亡。嗚呼哀哉！何日而忘！

五四運動時代王光祈先生的奮鬥生活

孟壽椿

王光祈先生是我生平最敬佩的一位畏友，他有天才，有熱心，有毅力。他是文學家，音樂家，社會改良運動家。他生平毫無憑藉，祇是赤手空拳，仗着一支秃筆，滿腔熱血，抱無畏的精神，不妥協的態度，去不斷的與社會上一切惡魔奮鬥。所以他的一生，便是一部苦鬥史，裏面充滿了長期的和短期的戰蹟。

「五四運動」這個時代，正是中華民族想從中世紀度到現代的橋梁。一般愛國的健兒，改良社會的勇士，和眼光銳敏的思想家，都異常興奮，想從荆棘叢中尋出一條可以達到那個橋梁的坦途。光祈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恐怕還是最努力者之一；也是他平生最熱心社會事業的一個時期。我認識他，也就在這個時候。

記得是民國六年，我們在北京中央公園——此時應該說北平中山公園了——初次見面，他即給與我一個

極深刻至今不能忘的一個印象，樸質而不野，孤高而不僻，說話不多而言必有物，但也不過當他是一個有修養的學者而已。後來來往漸密，才知道他正猛烈從事於各種改良社會的事業，並且都是苦幹，這就不能不令人對他表示佩服而同情了。自從我認識他到他離開北平往德國去的兩年當中，他創造了不少的事業，其中最有價值的，要算辦理「少年中國學會」和「工讀互助團」。他的主張：是要救中國須要結合一般純潔的青年，一面從事學術的研究，一面盡力為社會服務，作社會的好榜樣。具體的提出一種改良社會的方案，還要本着實驗主義，去一點一滴的把這些方案體現出來。唉！這是何等偉大的精神與抱負哩！

「五四運動」的前後，中國青年們的求知慾是很強度的。世界的新智識新學說都無限制的盡量輸入中國。出版物濫起雲湧般的出現。然其最早而最有名的月刊，除開新青年新潮以外，就要算少年中國（即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刊）與少年世界兩種月刊了。這兩種月刊的材料，雖由學會會員供給，但經理與編輯大部分的責任。都為光祈先生所獨力擔負。他催稿子的本領頂大，不是走討，便是函索。僅有不滿百人的會員，而居然能維持兩種定期刊物，精良作品很不少，這都由於光祈先生督促之力。而他還要東奔西走的辦理會務，聯絡各會員間的情感。會員們感於他的誠懇態度，彼此相親相近，有如兄弟。後來雖受各種不同的政治思想的衝盪，因而發生分化，各走各的路，但是私交情感上總是很融洽的。而且在各個派別裏，都是中堅份子，絕少墮落的。這些恐怕都要歸功於受光祈先生偉大人格的影響罷！

光祈先生雖爲世家，及其本身，則已門祚衰落，爲農家子，備嘗艱苦，故自奉甚薄。在北平時，居於北池子，狹隘不堪。每日只吃棒子麵一大碗，聊取果腹，而治事作文終日不倦，大有箠食瓢飲在陋巷的氣概。當時他一面在中國大學讀書，一面還在清史館擔任一點職務，收入甚菲，但除支持他自己水平線以下的生計而外，全部用在會裡。他對於一般貧寒子弟最爲同情，一次在李晟女士的追悼會裡（李女士係女高師高材生，因受家庭的經濟壓迫而自殺者），他帶着很興奮的樣子向我說道：「我已想得了一法，使寒士能夠讀書」回寓後，即草擬工讀互助團的辦法。次日即四出奔走，開始組織不一月而招得男女團員數百人，織布織襪以自給，內中不乏傑出之士（施存統君即其一）。初尚井井有條，後來分子漸趨複雜，管理既不易，經費又困難，光祈先生雖有過人的精力才幹，也是辦不了。但我敢在此負責聲明一句：他組織這互助團的動機，是很純潔的，完全是想爲窮苦青年解決讀書問題，不含任何政治臭味。後來別人或者有想利用這個組織的，光祈先生因而發生厭惡心，起了出洋留學的念頭。

民八的冬天，光祈先生決定出國，我們在北大新潮社的編輯室裏痛談了一夜，不意竟成永別，慟哉！慟哉！赴德後他來信告訴我說：他已決定研究音樂，朋友們都覺得有些奇怪，以他這樣積極的一個人，而忽然變成這樣消極。其實他是有透澈見解的。他看見中華民族這樣的衰弱不振，非從根本上施以救濟不可。「音樂救國論」，驟聞之不免視爲迂闊，深思之便要歎爲含有至理。不過這個工作又是何等艱深呢！艱難事他人

不敢做或不願做，光祈先生一輩子偏要做難事，這也是他的天性。

他走着這條冷僻的救國道路，有十幾年了，編譯了十幾種關於樂理的書籍；他的影響與成就的大小何如？還要看國人了解接受的程度如何，有沒有繼續他的工作的人？

王光祈的精神不朽

周光煦

王光祈先生正值壯年學成未歸的時候，忽然死了，使我們損失了一個大有希望的好朋友，世界上從此也不能得倒他最有價值的努力，這自然是王光祈的不幸，也是朋友們的不幸，尤其是中國的不幸，但是我覺得他的精神不朽，因為我只一想到他，就覺得他的精神在我的面前，不過他的精神要他的舊朋友……（我就是內中之一）……纔能知道，我們既然是他的舊朋友，是他的故人，所以紀念他的時候，應該表彰他種種不朽的精神，使世人知道他是個豪傑之士，這就是我們義不容辭的事，現在我可以簡單的把他介紹出來。他在未出國的時候，也曾從事新文化運動，同時又是少年中國學會的倡導者，那是少年英俊的王光祈，在北平過低級生活，在歐洲過苦學生生活的時代，為堅苦卓絕的王光祈。後來久居海外，立定志向，十年學樂，不顧人之非笑，而卒底於成，是為學者的王光祈，至於他的銀錢不苟，治事精勤，有條理，守時間，重信義，且與之同時留學海外者大都歸國，而彼獨久留歐土，離羣索居，不慕榮利，難進易退，是為有道德的王光祈，事

業家的王光祈，會引導者的王光祈。

吾人有一於此已可不朽，何況他兼而有之，所以我說他的精神不朽，所以我說他是豪傑之士。

二十五年四月九日成都

關於王光祈先生

傅彥長

受了民國八年五四運動新觀念的推動，從此一口氣就走到住在有組織性質的國土去，而住在那裏又有了非常長久的時期，在十五年以上，我所知道這樣僅有的一個人就是王光祈先生了。王先生現在是病故於德國了！我是連他的照片也尚未見過的，至於他本人更沒有一見的機會。他的性格如何？他的家境與其所交的朋友如何？關於這種種，我完全不知道。現在，到外國去過而又回國了的人很多，可是王光祈的行動竟有兩點不得不特別引起了我的又失去了一個在日常生活上的同伴的悲哀。這兩點，一是他的以賣文爲生，又一是他的從事於西洋音樂的研究。這十年以來，我的朋友們大多數是以賣文爲生的，但一個住在國外而又以賣文於國內爲生的人，則其情緒的緊張，較之住在國內的有更困難之處，也就可想而知了。許多住在國外而又沒有固定進款的人，只好在精神上得到一種安慰，如以街道的清潔爲視覺的滿足之類，至於他的物質生活一定是很有節制的。王先生住在國外的時候，精神上大概是很愉快的吧。關於他的西洋音樂的研究，只要就已經

出版了的而說，也不得不算爲很有成績了。中國人一向以音樂作品爲閒散的感覺，所以一本正經像軍隊一樣的西洋音樂，其板了面孔處的組織性質，在中國大概是很難行得通的。王先生對於西洋音樂有很深的造詣，或者因此竟又有很大的寂寞之感。他的久居國外，大概是出於這種學問上的寂寞之感吧。王先生是去了，這物質生活上的安定與從事於學問上的寞寂之感，在天地之間却是去不了的！

(轉載廿五·二·廿九立報)

王光祈與現代中國文藝復興運動

周謙沖

牧童

(一)零丁孤苦的王光祈幼年時代的王光祈先生，我到成都來才知道，據勸人兄談，他在幼時曾經放過牛，過很刻苦的生活。我真想不到今日中國知名的一位音樂思想家，就是過去溫江的一個孤苦的牧童！惟其如此，光祈才更值得我們敬佩了。因爲他在幼小時受了刻苦的訓練，所以後來能夠刻苦自勵，發憤求學，自出川至逝世於波恩圖書館中，二十餘年來始終如一的過度一種堅苦卓絕的生活。光祈爲牧童時代的生活，對於他終身學業的傾向，也許有極大的影響。在騎牛背，聞天籟的時候，光祈一定是一個大自然的欣賞者，或許在那時就埋伏了他嗜好音樂的動機，因爲法國偉大詩人約翰芳騰的物語詩特別超絕者，就是因爲他酷愛自然的緣故，使我聯想到此。

詩人

(二)學有淵源的王光祈——光祈雖然孤苦，卻是世家之後，是名詩人澤山先生之孫。西洋的大音樂家也多半是詩人，如巴黑，貝多汶，瓦格來，都是有詩人天才的。據劫人兄講光祈在高等學堂附中時代很喜歡作詩，在出川時還有詠三峽的詩。不過我們從他所著「各國國歌評述」中的譯詩看起來，也可窺其詩人天才於萬一，茲特節錄數段於下，所見一斑：

(1)英國國歌之一 (大不列顛之世界)

靈氣之所鍾，成國性，建豐功。

天使高呼，聲如洪鐘：

大不列顛應當管理海空。

(2)德國國歌

德國德國，高出一切，

於茲世界獨超絕。

(3) 丹麥國歌

克里斯羊，立於桅檣，

煙霧迷茫。

手執寶劍，威武洋洋。

(4) 瑞典新國歌

祖國之音，慷慨激昂。

發爲歌調，語重心長。

萬民愛戴，肝胆輸將。

御冠在上，永放光芒。

(5) 那威國歌

……太初古國那威之子孫，

同抱豎琴歌，歌聲迥絕塵。

迥絕塵，迥絕塵，雄壯實無倫。

偉業與豐功，光芒永不泯。

歌此曲，心如焚，兩頰泛紅雲。

(6) 芬蘭國歌

吾族往日血戰，

佛瓦平原，波蘭沙岸；

來蒲郊前，魯村山畔。

芬蘭之力猶未變，

尙能殺得敵人紅血沙場濺。

譯外國詩是最難的，而光祈能夠做則「信，達，雅，」的地步，使人讀之興感，非「詩人之孫」，學有素養者，曷克臻此？

士志先生的弟子

凡是川中的學者，大概少有不知道劉士志（行道）先生的。關於士志先生的生平，我從恩師劉岱樵先生的談論中，知道很清楚，後來又從爾繩兄處得讀先生詩文遺稿。他是一位漢學家，同時又是

提倡新學最力的，在光祈肄業高等學堂附中時，他就是中學的校長。先生律己甚嚴，淡泊明志，生平不治家產，專以提倡學術，獎掖後進爲能事。讀其「勗諸生詩」，慇懃懇摯，可謂得未曾有。光祈之薄於自奉而勇於治學的，一定受士志先生的人格感化不少。據太玄兄告我的，士志先生不僅是一個人師，同時是他們的業師，他在中學教歷史，歷史教育在某種觀點上看起來，是有倫理的價值的，何況以士志先生的精神去教歷史呢？光祈生平之所以能立定脚跟向前邁進的，受士志先生之鼓勵一定甚多。

國學的根基，光祈一定是在中學時代所建立，詩人的天才，是澤山先生的遺惠。所以在去年七月間，光祈還由波恩來信給時珍，太玄，劭人三兄，要重刊澤山先生詩稿，光祈是沒有忘掉他是「詩人之孫」。光祈之工於詩文，亦不愧爲「詩人之孫」；光祈之刻苦精神，也不愧爲士志先生的弟子。學有源淵，所以他的成就特高。

青年運動的先鋒

(二)青年運動先鋒的王光祈——但是決定光祈的命運及其不朽的事業者，還是時代潮流，是現代中國政治社會及思想的環境。「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的「少年中國學會」，就是時代潮流的激盪所產生的，產生於黑暗的北洋軍閥統治之下，產生於個人主義橫行之時，產生於內不統一外不獨立的時代，產生於思想冰凍文化停滯的時代。光祈之所以對「少中」的創造和發展，努力特多者，都是時代所給予他的力量。然而時代的車輪，是要有決心，有毅力的人，把牠向前推進的，光祈就是把

時代的車輪努力向前推進的一個最有力的人士。「少中」之成立，就是敲打「舊中國」的喪鐘，也是報告「新中國」誕生的使者。「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就是要整個的推翻中國的封建社會，從思想和組織上，使中國完全現代化。光祈的熱血，就在此時沸騰了，所以「少中」之誕生，就是光祈的新生紀念。少中的宣言和信條，都是光祈所手定。在「五四運動」的「創造，解放，自由」之呼聲尚未興起之時，「少年中國運動」的「奮鬥，實踐，堅忍，儉樸，」之呼聲已強聒於國人之前了；這，大部分實光祈之功。少年中國學會到後來分爲兩派，兩派的政見和主張雖有不同，但其圖謀改造中國根本思想與社會結構之目的則一。少中分裂，學會停頓之後，光祈仍本其「奮鬥，實踐，堅忍，儉樸，」之精神，繼續爲學術而努力，始終服膺學會的精神，不改學者的面目，這種純潔的精神，是最值得我們欽仰的。

少年中國的精神

但是光祈一方面雖然爲學術工作而努力，同時並沒有失掉創造少年中國的精神，也可以說，在他的學術工作中，就充滿了少年中國的精神。一九三五年埋頭於波恩圖書館編輯『國防叢書』的精神，是與一九二五年苦學於柏林製作『少年中國歌』高唱；「少年中國主人翁，昂然獨立亞洲東！」的王光祈一樣。在1931—1935四年中『國防叢書』出版者，已有六種之多，其用力之猛，憂國之勤，可見一斑了。「熱血」（光祈）去國辭「中所用的字彙」沸騰，渴望「祖國」獨立自由之心，如醉如焚的王光祈先生，真不愧爲中華民族解放運動中的一個偉大思想領袖了。少年中國運動的領袖——王光祈先生鼓鑄民族愛國精神的勳勞，實可與發

勤德國青年運動的基禪和耶那的大學教授，少年意大利黨的領袖馬志尼，少年愛爾蘭黨的領袖密捷耳相伯仲。

勤工儉學的前驅

(四)勤工儉學的王光祈——我覺得光祈先生最足以感人的地方，是他十五年來如一日的勤工儉學的精神。若從他幼時算起，則光祈的一生，都是過的勤工儉學生活。所不同的，只是「工學」的性質，前後有所變遷，而「勤儉」的精神，則是始終如一的。在溫江一面放牛，一面受母教；在北京一面住中國大學，一面任成都羣報通訊；在柏林一面讀書，一面投稿中華教育界，編音樂叢刊；在波恩一面教漢文，一面預備博士論文和編國防叢書；由溫江到萊茵的光祈生活史，完全是一部堅苦卓絕的「勤工儉學」史。「由困苦中進學」的王光祈先生，真可以說是一個「現代的吳康齋」；其幼時家貧如洗，學成屢徵不就，及其安貧樂道，怡然自得的精神，亦與康齋先生同。所以光祈的生活特別高潔的，也是因為他有「堅忍，儉樸」之風。儉能養廉，光祈先生的清高精神和純潔人格，都是從他的儉德中放出的光芒。

一手握管
一手扶額

但是勤工儉學之苦，也真不是人過的生活，光祈在異邦儉學之苦况，也真有外人所意想不到的。

在我出國之前，常由舜生兄處得到他報告苦學的哀音，有一次是為出售「音樂」一書，向舜生兄瀝陳苦况，這本書本是他「音樂叢刊」之一，照例是在中華出版的，那時舜生在中華任新書部主任，也盡量的為他幫忙，但是此書却因過於專門而未收。舜生知道光祈是完全靠賣文為生的，乃另向他方接洽，商務是不願

收光祈的稿件的，因為他同中華的關係太密切，最後乃由舜生的友誼關係介紹到啓智書局出版了，但是，稿費只有每千字三元的報酬，向來光祈在中華的稿費是四元一千字的。所以後來光祈便來信訴苦，『一手握管，一手扶額』便是他從事著述時的苦況，當時他已患頭痛症，常常是一面寫作，一面吃『止痛藥片』，所以他要求無論如何，要舜生兄爲力，達到維持四元一千字的報酬，因為他的生活太苦了，每本著述，都是他爲獨立生活而奮鬥的一種結晶。我對光祈先生的同情和敬仰心，就在這時更深刻化了。我之所以決心破釜沈舟赴巴黎苦學的，完全是受光祈先生堅苦卓絕的精神之鞭策。1929年的春假中，應友人的邀約赴柏林遊覽數日，那時光祈每月的生活費是一百馬克，在柏林，中國苦學生至少也要用一百二十馬克，而光祈先生只有一百馬克，其自奉之薄，由此可見一斑。可惜我這次遊柏林時因爲時間倉卒的關係，竟未能與光祈先生一晤，這是我至所引以爲憾的。因爲我那時也正是經濟壓迫最嚴重在巴黎勤工儉學的時代，上午在巴大聽講，下午在法國名美術家杜壤氏家中工作，由柏林返巴黎，一下車，馬上即坐地道車進入工廠去了，忙裏偷閒的我，是沒有多餘的時間允許我去會晤光祈先生，這真是我精神上一個永久的傷痕！根據我苦學的經驗，使我更敬佩光祈先生，我之毅然決然在1929年的三個月期間從事半工半讀的生活的原因，是因爲賣文的稿費遠水不濟近火，投到東方的稿件，兩個月後，稿費才寄到巴黎，售給中華的一本小書，延擱更久稿費才寄來，所以在青黃不接的時候，過了三月左右的半工半讀的生活。據友人李石岑胡愈之告我，他們在巴黎也同樣感覺遠水

不濟近火的痛苦。所以不久便歸國了。我在巴黎不及五年的時間，已負下債務達七千元左右，而光祈先生十五年來如一日的完全以賣文爲生，居然，一點債務不負，其天才之高，寫作之勤，可想而知了，難怪他某次昏倒柏林國立圖書館中，最後竟葬身於波恩大學圖書館了。他真不愧爲學術救國而犧牲，爲勤工儉學而犧牲的青年戰士。

「余留德十餘年，皆係賣文爲活，自食其力；即本書一點成績，亦係十年來孤苦奮鬥之結果。國內同志生活情形，既不如余在此間之緊張，或者多有時間探討，亦未可知。因讀中國書籍，往往糾紛錯亂情形，數月不能得一解決故也。」

這是光祈於二十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柏林國立圖書館中作「中國音樂史」自序中的一段。光祈的偉大生命，便是葬送於這十五年來不間斷的爲學術與生活而奮鬥的「緊張」烈戰中。光祈先生，真是學術戰場上一個最勇敢的戰士！

馬志尼與馬克
斯有愧王光祈

馬志尼與馬克斯在海外亡命的時間，一則四十餘載，一則三十餘年，其在事業上之成績雖在現代史上罕有倫匹。但其堅苦卓絕之精神，實較光祈有遜色。馬志尼自從他的慈母於1853年

去世後，他每年就有一批固定款項的收入——160英鎊，是他的母親爲他存好每年按期支取的；馬克斯自從盎格斯的嚴父於1869年去世後，盎格斯變賣了家產，爲馬克斯還了210英鎊的債務不計外，馬克斯此後每年

也有一批固定款項的收入——500英鎊，就是盎格斯給他的津貼。馬志尼爲了在海外過困苦顛連的生活，最後挪借無門，也曾上書慈母告哀憐，有一次在他的家書中說道；「爲了八千法郎的債務，使我變成了一個奴隸！」所以在其慈母在生之時，也常常節省家用寄款接濟他。馬克斯有一次在盎格斯死了愛人的時候，他還是連篇累牘的痛陳他個人的痛苦：「小孩的衣服沒有了，學費沒有了，肉店和麵包店現在也來催賬了，各處的賬都欠得很多，再過兩個禮拜我們不能生活下去了……」馬克斯彷彿視盎格斯之救助爲當然的。但是恃怙早喪，海外飄零的光祈先生，既無節家用以濟愛子之急的慈母，也沒有破家產以解同志之困的密友；他十年來的海外生涯，完全是，據光祈自道的，「係賣文爲活，自食其力。」始終本着少年「堅忍奮鬥」的精神，抱着「勤工儉學」的主義而努力不懈竟身以殉的王光祈先生，其堅苦卓絕之精神，不是比馬志尼和馬克斯更偉大嗎？假使天假以年，或使其生活稍爲優裕，則其在學術和事業上之成就，必更有可觀者，這是我們所可深信而不疑的。但是，我又覺得光祈之患腦充血暴卒於波恩大學圖書館中，其爲著述而犧牲之精神，與我的業師法國革命史家馬基野先生之患腦充血暴卒於巴黎大學教室中，爲教授而犧牲之精神，有同等的光榮。這正是光祈先生偉大的地方，值得後人歌頌的，用不着我們悲悼。

新聞家

(五)新聞家之王光祈——光祈在畢業高等學堂附中後，即在川中辦過報紙，後來在北京讀書時，又担任川中群報的通訊員，所以在去國前光祈已是一個國內的新聞家了。去國後，他又變成

一個國際新聞家。因為勤工儉學的原因，使光祈去國後，一方面努力著述，一方面担任上海申報，新聞報，及北京晨報的國際通訊員，其對於國際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種近情之通訊稿，為各報生色不淺，同時灌輸國際知識於國內，使國人了解國際情形的，光祈的功勞也最大。但是新聞家的生涯，影響最大的，還是在對於光祈個人根本精神的形成上。許多政治家，多半出身新聞界，就是因為新聞事業最足以激起人們的政治覺心和熱情。光祈的政治興趣之發生，也許大部是努力新聞事業的結果。光祈之所以特別關懷國事，努力少年中國運動者，也許是因為從事新聞事業所受刺激特深的緣故。九一八後在波恩的光祈，還曾努力以德文作反的宣傳，他始終未忘其國際新聞家的責任。

音樂家

(六)音樂家之王光祈——光祈在學術事業上貢獻最偉大的就是音樂的研究。據我所知道的，他關於音樂的著述共有十六種之多，「音樂叢刊」十二種中國音樂史兩卷(均中華出版)，音學一卷(上海啓智書局)，尙未出版者有西洋音樂史綱要一卷，德文著作即其博士論文古代中國之歌劇一卷。他在音樂上的貢獻是兩方面的：一方介紹西洋音樂於中國，如歐洲音樂進化論，西洋音樂與詩歌，西洋音樂與戲劇，西洋樂器提要，西洋音樂史綱要等書，介紹西洋音樂進化之歷史，敘述西洋十二音樂名家之生平及其作品，近代西洋歌劇史為樂器史，這是一個空前有系統的偉大介紹工作；一方又努力於國樂史之整理，並將中國的古典樂介紹於西方。他不僅努力著述以介紹中樂於西方，並在1929年特別約友人凌純聲兄在德國佛蘭克府舉行的

「國際音樂會」中去彈奏七弦琴，以介紹中樂於西歐而揚國光。當時純聲兄在巴黎專攻人類學，已無意於音樂，經光祈堅勸乃往。光祈之努力爲中國學藝爭國際地位，是與他努力創造少年中國的熱情相同的。設想純聲兄在佛蘭克府着古服，焚香彈奏故國之音，表現泱泱大國之風，於國際音樂文明社會之前的時候，光祈一定感覺無上的愉快，所以他特別將這幅銅版插入他的中國音樂史中。

音樂興國

但光祈專攻音樂主要目的，還是在創造發揚蹈厲的新國樂以復興祖國。所以光祈曾說，要「以音樂再造中華民族」，可見他是「音樂興國」主義的一個堅決信仰者。所以他在所着西洋音樂進化論及中國音樂史兩書中，都談到國樂創造問題。

「創造偉大國樂」，「引起民族自覺之心」，「陶鑄民族獨立思想」（中國音樂史自序中語），這便是王光祈先生研究音樂的最高理想。這種精神還是由少年中國運動蛻化而出的。精通西洋音樂史的光祈先生，一定更深切的了解愛國音樂與詩歌在民族獨立自由運動中的重要。意大利獨立運動之進展，不僅有賴馬志尼之宣傳，加富耳之外交和加利波的之血戰，尤其賴有一般熱烈的愛國詩人與偉大的音樂家。紅衫黨在意大利獨立戰爭中，所以勇往直前，視死如歸的，與其說是加利波的指揮之力，毋寧說是麥堪梯尼鼓舞之功，在「墳墓開矣烈士起兮」的「加利波的曲」興奮之下。使青年戰士，深信主義的神聖就是勝利的左券，故能前仆後繼，勇於犧牲，以捐軀報國爲榮。所以加利波的也會說；「新意大利之創造，大部分實我國詩人之功。」在未來的中

國解放戰爭中，正需要偉大的詩人與音樂家，製作愛國歌曲，去策勵勇士，安慰流亡，而以詩人兼音樂家的光祈先生，正在祖國最需要他的時候，竟別我們而長逝了。這時在是祖國一個最大的損失！

音樂家的命運

但是困苦顛連，曲高和寡，本來是音樂家的命運，這也正是音樂家偉大的地方。就是誕生於波恩的德國樂聖貝多芬氏，也與息影於波恩的中國詩人王光祈先生有同樣的命運。貝多芬五歲嗜樂，光祈幼而能詩，其天才同；貝氏以維也納為第二故鄉，光祈以德意志為第二故鄉，其力學異邦同；貝氏受業於奧國音樂家莫薩特氏，並仙逝於莫氏所息影的維也納，光祈服膺貝多芬氏，仙逝於貝氏的故鄉——波恩，其魂依樂師同；貝氏在1800年即患聾症，三年之內，完全失聰，但是在1803——1814的二十年間還是努力製作，遺著之富，可以獨自組成一個偉大的音樂圖書館，光祈在1926(?)年即患頭痛症，但是在1926的十年間，還是努力不懈，著述等身，他的遺稿，也可訂成一部偉大的叢書；貧窮，孤獨與多病，力疾創作，至以身殉，其晚年的命運和堅苦奮鬥精神也是相同的。波蘭復國運動中的偉大音樂家梭班氏，也是飄流於維也納，於巴黎；十九世紀德國偉大的歌劇家瓦格來因在1848——49年間參加革命失敗後，也曾亡命巴黎與瑞士，過了十二年的飄流生活，他的不朽的創作鮑倫曲，1860年也會在巴黎三奏而不售！不過瓦格來有他的幸運的地方，就是他能夠永年，活了七十歲，所以在晚年時代，他就享了盛名；同時他還有九十二歲的夫人和六十歲的兒子去繼承，光大他的事業，歌劇之勝利是需要時間去教育民衆的。不幸短命的光祈先生，只有

與五十七歲短命的貝多汶氏同其命運的。但是音樂之可歌可泣的，也就在悲絕的身世，沒有悲絕的遭遇，是不會產生出偉大音樂的。窮而後工，詩文與音樂，有同然者。不過我們最爲惋惜的，是光祈先生未能永年以竟其「創造偉大國樂」的宏願。

史學家

(七)史學家的王光祈——音樂家的光祈先生，同時也是一個史學家。他的史學家的生涯，並不是到了史學家的祖國之德意志才開始的，據太玄兄告我，他在北京時，就曾服役於清史館。因爲他關於現代中國政治，所以在德國翻譯了許多重要的現代史料如李鴻章遊俄紀事，庫倫條約之始末，西藏外交文件，三國干涉遼遼祕聞，庚子聯軍統帥瓦德西拳亂筆記，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美國與滿洲問題，都是現代中國史上極重要的史料。史料的整理，就是著新國史的準備。有了十九世紀初葉的德國史料叢刊，然後才有十九世紀末葉的德國新國史的偉著，光祈之譯現代史料，意或在斯；由此我們也可以了解光祈是有新史家的精神的。但是最足以使光祈傳名，使他能夠列於史家之林者，還是他的中國音樂史的創作。這是一部空前的國樂史的傑作。第一是史料搜集非常豐富，中西兼採；第二他對於採用史料又非常審慎，頗有考據家的精神，所以他在自序中說：「鄭觀文君之中國音樂史，材料亦甚宏富，可惜多未註明出處，是以不敢盡量採用。」第三，他又有「獨立研究的工作」，他在第一章中曾云：「余個人年來關於中國音樂歷史之「零碎工作」，著成中文德文者，亦已有若干種。」所以他說「本書十之八七係余個人心得。其餘材料則取之於國內時賢著作

者，十分之一：取之於國外西儒著作，亦十分之一。」他能從「糾紛錯亂」的國樂史料中，整理出一個系統來，完成一部「進化線索」的中國音樂通史，實在是一種驚人的成績。先從事「零碎工作」而後著「通史」，尤有西洋現代史家的科學精神。

新國史的模範

光祈的這部名著——中國音樂史，就是受了現代西洋史學的科學精神的洗禮之產物。從他批評中國史著，推崇西洋史家的一段自序文中，也可以看出：『吾國歷史一學，向來比較其他各學發達。但在事實上，亦只有「史匠」，而少「史學家」；只有「掛賬式的史書」，而無「談進化」的著述。從前紀事本末一類書籍，近於言「進化」矣；但亦只限於該「事」之本末，而於當時社會環境情形，却多不作深刻探討。此與西洋治「歷史學」者大異。譬如吾輩治西洋樂史，凡研究某人作品，必須先研究當時政治，宗教，風俗情形，哲學美術思潮，社會經濟組織等等；然後始能看出該氏此項作品所以發生之原因。至於吾國歷代史書樂志，類多大談律呂空論樂章文辭，不載音樂調子，樂器圖畫：誠有如明末朱載堉所謂：「前賢多不留心於此，……故於論數目尺寸，聲調腔譜處，率刪去。此則史家之通弊也。」直至今日，其弊猶未一改。譬如近人張爾田君所編清史稿樂志八卷，其中便有五卷，專載似通非通之「臺閣體」樂章文辭；而於有清一代盛行之崑曲京戲，則閉口不提。至於音樂調子及樂器圖畫，則更不屑附載矣。故此種樂志，只能代表有清一代宮中廟中之樂，不足以代表最近三百年來之中華民族音樂也。』

光祈不僅是一個文藝批評家，同時是一個偉大的新史學創作家。所以他的中國音樂史，完全是以進化的觀點和文化史的眼光著成的。從律之起源，敘述到律之進化，調之進化，樂譜之進化，樂器之進化，樂隊之組織，以及舞樂，歌劇，和器樂之進化，把中華民族音樂的源流，都闡述無遺了。這真是一部空前的中國音樂文明史的偉大創作。一切新國史的創作，皆應以光祈的國樂史為模範。

讀其論律之起源一章，又可看出他鑑別古籍的能力，批駁西儒中國律制淵源於希臘之眼光，和研究黃鐘律管的顫動數之實驗精神。在討論黃鐘譯音時，將德比法英四國學者之研究詳加比較，而以「吾人若不掘得古代黃鐘，則一切揣測，皆無何等確實根據」為結論，尤可表現他有考古學家的精神。漢學家劉士志先生的弟子，又受了現代考古學和文化史學策源地的德國學術思想之薰陶的光祈先生，真不愧為現代中國新史學運動上的一個偉大導師了。

現代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戰士

王光祈先生與現代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總括起來說一句，光祈的興趣是多方面的：以

詩人始以史家終，以浪漫主義始以國家主義終的光祈先生，實在是現代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中的一個偉大領袖；也是二十世紀初葉中國文風轉變上一個最顯著的表率者。這個思想演變的過程，在西歐於十九世紀初葉已經完成了：現代中國思想的進化，整整要後於歐洲一個世紀。十九世紀初葉歐洲浪漫主義之興起，是維也納會議後反動政策的回響；二十世紀初葉中國解放運動之發生，是辛亥革命後黑暗政治的反應。袁氏稱帝，張

動起事，無異路易十八之復辟；北洋軍閥之腐化，無異七月貴族之專橫；所以二十世紀初葉，各種新思潮之激盪黑暗的中國，也與十九世紀初葉之威脅專制的歐洲同。反北洋軍閥，反教會教育運動繼少年中國運動與新文化運動而起，與1830-1848革命的歐洲繼浪漫主義運動而興，也是若出一轍的。光祈便是這個偉大時代的產兒，也是這個偉大時代的使者。他的作品之富於盛情，想像力和刺諷精神，可說是少年中國的亨利海勒；他之以詩人而兼政治家，可說是中國之拉馬丁；他之喜吟詩，談女人而又富於愛國思想，與馬志尼同；他之自動亡命海外，而又葬身於其精神所寄託之邦，又與蕾萊和擺侖同其命運。但是光祈並不完全是以時代為轉移的，他同時能創造時代，領導時代，如同聖博夫氏把浪漫主義的歐洲，領導到自然主義和寫實主義的歐洲一樣。感辛亥革命後政治社會之腐敗則努力少年中國運動；覺五四運動後青年空言解放之不足以創造新文化，則破釜沉舟赴歐留學，以求深造；悲少年中國學會之分裂與國內政爭之猛烈，則矢志專攻音樂，「以音樂興國」之使命自期，同時努力著述，以「復興中國文化」為己任；九一八後，痛國亡之無日，懼神州之陸沉，則又力疾從事，編著國防叢書，以喚醒國人之迷夢，為禦侮救亡之準備；光祈永遠是站在時代的前面，他真不愧為時代的前驅。從民國七年少年中國學會之成立，到民國二十五年光祈之去世，這十八年來光祈的生活，完全是以祖國的命運為轉移的；光祈的努力，也是以轉移祖國的命運為目標的。所以十五年來在德苦學的光祈，身雖在海外，而精神却在祖國。

中國的 囂俄

歐洲在十九世紀中葉，浪漫主義已成強弩之末，而科學運動與史學運動，內政改革運動與民族獨立運動繼之而起；也與中國在五卅運動之後，空洞的解放運動日漸失勢，而學術救國運動，社會改造運動與政治革命運動繼之而興，是相彷彿的。在二十世紀初葉的祖國，為文化建設運動與社會政治改革運動交相激盪的時代，光祈在海外的努力和心情也是兩重的：他一方面以科學的精神，從事音樂的專門研究（如1906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在柏林大學教授荷爾波斯特家中實驗黃鐘律管的音差，是應用數理的公式研究分析中國古樂的，參看光祈中國音樂史 50—51頁）；同時又以熱烈的心情，作社會改造的宣傳。這與法國詩聖囂俄一方面以詩人的藝術，努力於抒情詩劇的創作，同時以白熱的烈火，煽動政治革命是相同的。囂俄亡命於國外，凡十有八年，光祈亦作自動的亡命之徒於海外十有五載。囂俄的創作，大部完成於不魯塞耳（比京，於吉耳西島，於格耳西島（英吉利海峽中之兩克島）；光祈的名著，多半脫稿於柏林，於波恩。囂俄之宣判拿破崙三世的法蘭西之死刑，就在他的偉大抒情詩集中；光祈之指陳二十世紀初葉的中國之罪狀，亦在其音樂名著中。茲錄光祈中國音樂史自序文中的一段，以見一斑：

「現在一般國內人士，既無享受相當音樂教育之機會；同時，其他各種學術，又均不發達；而音樂一物，更爲國人所視爲末技小道，不能修洋房，造汽車者；國內音樂同志處此環境之下，安能著出一部可與西儒比美之中國樂史？故現在國內音樂著作界之可悲現象，非國內音樂同志之咎，乃一般社會之罪

也。」

從這一段短短的自敘文中，便可看出光祈在他的音樂名著中指責當代中國社會的罪惡之烈火，與露俄在他的抒情的刺諷詩創作，「謾言集」中指責當代法國社會的罪惡之氣焰是相同的。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浪漫主義衰而史學運動與科學運動起；露俄在1872年也著了兩部史書，路易拿破崙政變罪惡史及恐怖之年（普法戰爭史）；並且他晚年的名著是歷代史話集。第一卷雖成於1883年亡命時代，而第三卷，亦即其最後一卷則是在他去世的前兩年所完成的。這也許是受歐洲文藝思潮的影響所致。民十三四後的中國，「解放，覺悟」之呼聲衰而科學研究，國故整理與史學運動興；光祈晚年不朽的名著，也是有科學研究，精神的國故整理工作的結晶和史學運動的產物——中國音樂史。並且光祈之有志於此，早決之於十餘年前，所以他說：「本書一點成績，亦係十年來孤苦奮鬥之結果」。在現代中國文化運動上，「科學研究」與「史學研究」的趨勢，到近年來才日益顯著，而光祈在十餘年前，就有先見之明，有倡導之功，所以他不愧為一個偉大時代的使者。在露俄晚年的詩集歷代史話集中，仍不減其初年歌詠「人類進步」之精神；在光祈晚年的名著中國音樂史，亦不忘其民七創造少年中國之理想。他晚年的理想，在音樂史自序中說得很清楚：

『吾人之所毅然從事樂史研究者，至少當有下列兩種理由：（1）吾國音樂進化，除律呂一事外，殆難與西洋音樂進化同日而語。但吾人既相信「音樂作品」，與其他文學一樣，須建築於「民族性」之上，不

能強以西樂代庖，則吾人對於「國樂」產生之道，勢不能不特別努力。而最能促成「國樂」產生者，殆莫過於整理中國樂史。蓋國內雖有富於音樂天才之人，雖有曾受西樂教育之士。但是若無本國音樂材料（樂理及作品等等），以作彼輩觀摩探討之用，則至多只能造成一位西洋音樂家而已，於「國樂」前途，仍無何等幫助。而現在西洋之大音樂家，固已成千累萬，又何須添此一位黃面黑髮之西洋音樂家？倘吾國音樂史料，有相當整理，則國內音樂同志，便可運其天才，用其技術，（製譜技術）以創造偉大「國樂」，儕於國際樂界而無愧。……（2）國人飽受物質主義影響，多以自然科學為現在中國唯一需要之品。而不知自然科學，只能於吾人理智方面，有所裨益；只能於吾國生產方面，有所促進；而不能使吾民族精神為之團結。因民族精神一事，非偏面的理智發達，或片面的物質美滿，所能相助者；必須基於民族感情之文學藝術，或基於情智各半之哲學思想為先導方可。尤其是先民文化遺產，最足引起民族自覺之心；音樂史，先民文化遺產之一也。其於陶鑄民族獨立思想之功，固勝於一般痛哭流涕，狂呼救國之「快郵代電」也。』

要保存「先民文化遺產」，引起「民族自覺」之心，陶鑄「民族獨立思想」，這還不是「少中」的理想嗎？「創造偉大國樂」，使中國能儕於國際樂界而愧無，這還不是欲從文化運動中提高中國國際地位的「新文化運動」的理想嗎？在光祈自序中，臨了，又說道：

『西洋「漢學家」對於吾國近時學人，類多輕視，謂其缺乏普通常識，不解治學方法；現在中國人已無自行整理國故之能力，須西洋學者出而代為整理云云。余甚望國內同志，能一洗此種奇恥大辱！』

光祈之所以要在不容易搜集國樂史料的海外，努力於國樂史的著述者，原來是欲為中國學術界雪恥。以「為中國學術界雪恥」為己任的光祈先生，不是現代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的一個偉大思想家和勇敢戰士嗎？但是是令人感傷的，是光祈不幸短命而逝於中國還沒有達到「詩人」與「音樂家」受社會與國家尊崇的時代；所以他的惡耗傳到祖國，並打不動社會的人心；不似永年而幸運的（八十三歲）的露俄，逝世後國葬於巴黎，舉國為之服喪，1925年的法蘭西，還舉國若狂的舉行露俄逝世五十週年紀念，重演國葬詩露俄的隆重莊嚴的儀式，使他享盡了人間的「哀榮」！

少年中國
的自由神

光祈的生命，是太短促了；那能與永年的露俄，相提並論？中國的社會，是太黑暗了，那能與尊崇學者的法蘭西，同日而語？但光祈自有他偉大的地方，他的不永年，用不着我們惋惜；光祈自有他理想的樂土，他之葬身異域，也用不着我們悲悼。悲壯的命運，就是他偉大的地方；古大學所在地的波恩，拿破崙的鐵蹄所蹂躪的波恩，十九世紀初葉普魯士復興運動思想策源地的波恩，偉大羅馬史家尼布爾講學的波恩，德國樂聖貝多汶之故鄉的波恩，偉大「萊茵曲」作家貝克耳氏誕生地的波恩，就是他理想的樂土。萊茵河畔的一個渺小的波恩城的歷史，就是一部偉大的民族復興運動演進史。萊茵河畔的自由，在十九世紀初葉拿

破釜蹂躪歐洲的時代，蕩然無存，是與二十世紀初葉後國難嚴重中的中國的自由幾乎由黃河之濱喪失到珠江橋畔一樣的。1806年法軍佔波恩，大學被封，教授被逐，普魯士當時國難之嚴重，亦不亞於今日的中國，但是國難教育的中心地——柏林大學，於1808年成立後，民族復興的思想運動之進展，便有一日千里之勢，所以不到四年的功夫，「解放戰爭」便爆發了。在「解放戰爭」中，各大學的青年，都是爭先恐後的參加義勇軍，為祖國自由而戰；所以當在柏林大學教授羅馬史的尼布爾教授，請纓不遂，就只好埋頭著述了。在解放戰爭後，普王又將波恩大學大加擴充，一時羣賢畢集，講學之風甚盛，使波恩變成了普魯士在萊茵河上的一個文化復興運動策源地。所以一個民族並不怕受人蹂躪，只怕自暴自棄，不知從艱難困苦中打開一條出路。光祈是以復興民族文化為目的的，的他在國難中努力著述的精神，也與晚年執教波恩大學的羅馬史家尼布爾氏同。且光祈在去世的前一刹那，仍在波恩大學圖書館中努力著述，其憤勉之精神，又駕尼布爾而上之。所以光祈之治學與努力著述的精神，儼然如一勇武的戰士，在萊茵河畔古戰場——波恩城邊——為德意志的自由而奮鬥犧牲。光祈是一個現代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中的戰士，所以他願意息影於從血戰中創造偉大文化的萊茵河畔；光祈是一個愛國音樂思想家和悲壯的怪傑，所以他願意息影於無名作家尼可拉貝克耳氏（Nicolas Becker）的故鄉，諦聽偉大悲壯的萊茵曲：

（在1840年七月巴黎高唱馬賽曲欲進兵萊茵完成其「天然疆界」理想時，德人亦恢復1813年之精神，高唱

愛國詩歌，而以尼可拉貝克耳氏之「萊茵曲」爲最流行，幾乎變成了全國的國歌；同時富耳騰堡人希勒鏗伯耳血耳氏之防衛萊茵曲亦係此時所作，在光祈逝世後不及兩個月的時間，希特勒的德國進兵萊茵恢復德國主權與自由時所高唱的，亦卽此曲。德國愛國詩人與音樂家之有造於國家爲何如？茲特意譯兩曲大意如下：

(1) 貝克耳氏萊茵曲

(一)

德國自由的萊茵，

誰敢來侵？

碧波蕩漾，與世長存。

河水清兮，舟楫頻仍。

(二)

德國自由的萊茵，

誰敢來侵？

烈火永在，萬衆一心！

萬衆一心，海枯石爛，此志不泯。

廟宇輝煌，與萊茵永放光芒。

(三)

德國自由的萊茵，

誰敢來侵？

破釜沉舟，上下一心！

粉身碎骨，雖死猶榮！

(2) 希勒鏗伯耳血耳氏防衛萊茵曲

(一)

偉大的萊茵，江聲激蕩如雷鳴；

如雷鳴，寶劍齊揮，兵艦齊進；

到萊茵，到萊茵，到德國的萊茵！

誰是萊茵的干城？

(二)

親愛的祖國，可以無憂高枕：

王光祈先生紀念冊

請看萊茵的守衛，是如何堅定與忠誠！

光祈先生逝世於其精神所寄託之鄉，可以死而無恨了。光祈先生之仙逝於悲壯的萊茵河畔，實在為屈辱卑賤的中國，樹立了一個偉大高尚的風範！光祈先生真不愧為現代中國的一個青年泰斗。以工作為生命的光祈先生，在德人高唱防衛萊茵曲，從事於二十世紀德意志解放運動的時代，在祖國山河破碎，國勢日危，而國人的迷夢猶未醒的時代，我們知道你還是不能安息於九泉之下的波恩城邊的。但願你變成無數的化身，把你的堅苦卓絕的奮鬥精神，滲透到每個中國青年的心靈裡去，把住着中國青年的精神，為祖國未來的命運而奮鬥。黑暗的盡頭，當是光明的起點；有黑暗不堪的中古時代，才有萬丈光芒的文藝復興；有辛亥革命後混戰的中國，才有民七後蓬蓬勃勃發展的「少年中國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有了九一八後的奇恥大辱，才有最近舉國一致的「民族復興運動」。少年中國的自由神——王光祈先生，願你的孤魂，永遠站在波恩城頭，持火炬，高唱「少年中國主人翁，昂然獨立亞洲東！」，以燭照黑暗的東方，作祖國的明燈！以身殉「愛爾蘭共和國」的愛爾蘭革命領袖皮耳士曾經說過：「愛爾蘭的自由，會從烈士墓中躍出」，而今果然；「少年中國」的世界，其將由「少年中國運動」的偉大犧牲者王光祈先生的「烈士墓」中躍出嗎？這就是我們後死者的責任了。

敬悼王光祈先生

鄭穎孫

不幸的很，我來到王先生的故鄉——四川——不久就聽到他在波恩以身殉學的噩耗，在已崩壞了的我國音樂，正需要他來復興的當兒，他竟死去，這不僅僅是朋友們的悲哀，而是樂壇上一個不可償補的重大損失。

近三四年來，我國音樂界有很好的貢獻的，如二胡改良者劉天華先生，語音名家而旁治樂律者，劉半農先生，音樂運動者鄭觀文先生，都相繼去世，我個人失去許多的良友，益感今後工作之艱難，悵悵傷嘆嗒然若喪，但是唯一的，只盼望王先生能早日回國，將我們廿年來所收集的材料供給給他，一方面為樂史的整理，一方面為新樂的創造，老實說，這種工作也只有王先生是可以作成的，因為他是個明白民族音樂的重要而學力也是貫通中西的，然而他爲了「用腦過度，麵包不夠」就犧牲掉了。

現在研究學問最困苦的，莫過於音樂，雖然我國是號稱禮樂之邦，其實社會上對於音樂研究者多懷鄙視的心理，牠的本身又處處都是問題，研索探討用力至多，所得良少不能馬上拿出許多成績來給人家看，王先生已屢慨乎言之，（見中西樂制之研究）但他并不因此而去學旁的學問，直到窮促以死還是不放手，這種精神也就證明他深得了音樂的精髓是死而無怨的。

我在百忙中不能有好文字來紀念他。若容許我還能繼續我的研究時，那麼我的「西北音樂之研究」這篇論文，是要敬獻給爲中國音樂戰死的一員戰士王光祈先生之靈前。

廿五、四、十八、蓉城

悼王光祈先生

滕固

在「五四」運動洪潮中產生的新人物，當時我懷着一種熱願，統統要認識他們，親接他們的言論豐采。若干本在朋友之列，若干聞名而不得一見的如王光祈先生，每次讀他的雜誌論著，申報通訊，或聽得他的朋友宗白華金井諸人言談間提到他的時候，使我的熱願又復自胸次湧起，作一陣空漠的縈繞。

終於我有認識王光祈先生的幸運了，那是五六年前在柏林，像是朱柏商先生邀請喝茶，王先生外，李石岑，張樑任，蔣慰堂諸先生都在座。我們互通姓氏以後，卽覺彼此甚諳熟，因爲我們共同的朋友很多，初識面時當然可以減少陌陌生生的情致。

王先生住在城外很遠，除了在國家圖書館見面以外，我們竟不常來往。就是在圖書館，除了在休息室或飯廳偶遇略談外，各人做各的事，便不相聞問了。見了王先生，接觸他溫和中含着嚴肅的氣分，令人不敢與之作浪費的攀談。某君嘗把朋友分爲若干組，內有一組是衛道派，這三個字並沒有嚴格的意義，祇是泛指若

于較拘謹的朋友。王先生即屬於這一派。因為他老是守著書本子，寡言寡笑，勞其心志，苦其筋骨，以全生命供奉其所學；他之所以令人生敬，亦就在他的堅苦卓絕的人格。

記得有三次和王先生有較長時間的聚談：一次是姚從吾先生從波恩城來柏林，我們一同到市外去訪王先生，順便同作野外散步。那時他的臉色分外紅暈，不知者以為健康，實則病的表露。我們勸他少工作，多休養，他說了些病情後，莊嚴中帶些樂觀的氣分，連說：「比前好得多了……」。對於他的身體，別人替他般憂，而他自己似不在意。有一次是某年的除夕，我們約莫二三十人在飯店聚餐，難得王先生也來參加。席間談諧雜陳，而他終保持聲色無動於中的澹泊之氣度。還有一次，從圖書館出來，我們一同逛了幾家藝術複製品發行所，看看新印的名作，又同往近旁的咖啡館，談論了些關於藝術的事情。現在回想起來，宛在目前。

我所私衷銜感的一件事：那時上海中華書局計劃出版中華百科叢書，函請王先生撰中國音樂史和中國美術史二種。王先生把這個消息告訴我，要我擔任中國美術史一種，因為他也知道我的境况不佳。我躊躇了半晌，對他陳述三個困難：（一）自願力量裡做不出差可人意的中國美術史，（二）雖然前幾年做過此種稿子，現在十分懊悔。（三）另外有些事情要做，時間亦不允許。他很諒解，便說請局方另找。後來局方請鄭午昌先生做的。他的好意和鼓勵。我永遠不敢遺忘。

王先生的噩耗傳來，真令人無限悲戚。古人有言：「生命有涯，藝術不朽。」篤學力行如王先生，雖超脫

現世而去，然其著作流傳，精神長在人間。藝術不朽，王先生庶幾近之。

悼 光 祈

左舜生

我認識光祈，在民國八年的春天，隔他的死已整整十七年了。我在這十七年中，也還是無時無地不在嗚求友，可是論到個性的堅強，人格的純潔，處事之絕對負責，求學之猛勇精進，我終要推光祈第一。

少年中國學會，成立於民國七年，光祈即爲發起人之一，而最初的處理會務，發行刊物，物色會友，實以光祈用力最多。學會的宗旨與信條，光祈簡直視爲身心性命，他這十八年來的言論與行事，可以說沒有半點是違反了學會的宗旨與信條的，他真正不愧是一個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他也真正不愧爲一個『少年中國』的少年。

光祈於民國九年赴德留學，當他出國的時候，僅僅略略懂得一點英文，對於德文可說一字不識；但在他死前的這一十六年，除補習英文，開始學習德文拉丁以外，他寫了音樂書籍一十七種，近世中國外交史料七種，國防叢書五種，其他雜著五種，在德國發表長篇論文一十八篇，印行博士論文一本，同時又陸續不斷爲國內的申報，時事新報，北平晨報，生活週刊，中華教育界，新中華雜誌等刊物通信撰文，現在從這些刊物上擇要輯錄了一本『王光祈旅德存稿』，約有五十萬字。他在留學的時候，已經有了這樣多的貢獻，假定他再

能延長十年的壽命，他對中國社會的貢獻又將怎樣呢？關於這一點，真正不止是我們少數朋友的私痛，實在不能不為國家的人才悼惜。

光祈在國外十六年的生活費與學費，完全是靠他自己的「一枝筆」，從來沒有受過私人，團體或政府一文錢的津貼。這在光祈本來是求仁得仁，他從來就沒有存過一種仰人幫助的心理；可是他的生活實在太苦，他之害胃病，害腦充血，以致於死，其根本的原因實在是由於用力太勤，用腦過度，營養不良！從國家培植人才的見地來說，我想總也值得大家注意這個事實吧！現在每年從中央或地方政府支取成千成萬的公費留學生，究竟能有幾個可以和這個苦學生比一比成績的呢？

關於光祈的家庭方面，我不大明白，他也從來不曾對我談過他的家庭，但我知道他早已是個無父母，無兄弟，無姊妹，無妻子的漂零者。同時我還知道他的祖父澤山先生是四川的一位名士，曾有詩集行世，光祈的詩文都有根基，大概也并非偶然。光祈在國內曾有過一度的戀史，這件事的首尾我完全知道，因為光祈是一個凡事認真絕對負責的人，所以他的失戀，我知道絕對不是他辜負了別人，只是別人毫無理由的拋棄了他。

從光祈奮鬥的精神和處事待人的態度上看，好像他是一個最重理知的人，其實我知道他同時是一個富有熱烈感情的人物：記得民國八年的歲暮，我和他一陣由南京去上海，火車走到蘇州忽然出了毛病，足足停了

兩點鐘，其時是一個淒風苦雨的黃昏，光祈正上天下地的談得非常高興，但不一會他却從他的袋子裡掏出一方手帕，接續不斷的在揩着他兩頰的淚痕，我從來不大歡喜哭，但也被他勾引起我一種說不出的難過。這樣一種景情，恍惚猶在目前，但現在我更從何處再找着這樣一個朋友，他的力量簡直可以逼出我的兩眶熱淚，陪着他去洗淨這人間的污濁呢？

二五，三，一二，南京。

王光祈先生逝世情形及遺骸遺物之處置

王光祈先生逝世的日期，是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二日下午八時，在德國萊茵河畔波恩城醫院中；但是國內首先得到這不幸消息的，是上海沈君怡先生。沈先生在一月三十日那一天，接着郵局退回寄給王先生的一封信，上面會註明「收信人故世」字樣，事前一点影子沒有，很覺得奇突，正在將疑將信之間，又接到我國駐德國大使館參事譚伯羽先生來信，方纔証實。於是就糾集上海方面友人，籌備開會追悼一方面組織紀念委員會。辦理紀念的事情。在舉行紀念委員會談話會裏，決定函請我國留德學生江鴻先生，設法將王君遺稿遺物運回，以便整理，並調查逝世經過情形。後來接到江君兩封回信，說得很爲詳細：

第一封信

鴻因代表留德學生會參加北京舉行之世界學生互助會及籌備第八屆中德友誼會各事，直至

四月二十九日，始獲前往波恩，所有向各方接洽及調寄經過，報告如次：

駐德大使館：據邱秘書長康稱：王君身後遺物，大半均由波恩大學東方部主任卡勒教授寄到使館。所有醫藥費，房東處欠款，（十餘馬克）以及行李運費等，共計一百八十八馬克，已由使館代付。惟聞卡勒教授處尙存有遺物若干。

卡勒教授：廿五年一月十日王君尙來見彼，一切如平時，十一日王君又在東方部與石密德教授工作一小時餘，亦無異態。詎料自可恩游罷歸來後，竟於翌日下午八時逝世。彼於接到房東通知後、當即通知我國使館，一面由當地公安局及卡勒之助教艾士宏君代爲封鎖住房清理遺件，封寄使館。復購買棺木，於十八日葬於北公墓。並由波恩大學，開會追悼。當經卡勒教授交出王君照片簿一本，及信札數件。

陸懿君：陸君與王君平時較爲接近，但亦不詳其生前各事，惟深信其確無債務。在王君生前時，曾託其代換登記馬克一宗，約有一百八十馬克，係國內寄到之稿費。未及換到，王君已故。事後中德學生，亦各捐得五十馬克；連同前項，共有二百餘馬克。駐留波恩同人，擬以此款代立墓石一塊，其餘則留爲日後培修墳墓之需。

房東女主人：廿五年一月十一日晚十時，王君自可恩歸來，彼曾遇之於門前，答問之間，神色有異。至十二日晨八時，女僕送麥片時，叩門不應，以後又叩門兩次，亦無聲息。至十一時半，房東自己上樓叩門，

亦無應聲。乃推門而入，見王君側臥床前，已不能言語，惟神志尚清。於是抬至床上，一面延醫診治，問其何處不適，則以右手微指左手，撫之則已不溫。然尚能以目示意，索取紙筆，書寫一頁。（現存公安局惟無人能識之云）並示意房東將櫥上鑰匙置於王君褲袋中。乃經醫生送至醫院，延至晚間八時逝世。嗣經解剖，斷定爲神經石灰化及胃病云。」

（廿五、四、三十、波恩）

第二封信

「在波恩發函之翌日，曾偕石密德教授及牟陸二君，往王君墓前憑吊。見墳墓未修，土地發裂，且雜葬於各墳之間，形同義塚。並經詢據管理人聲稱：『目前王君之墳，僅能埋葬十五年；如遷葬正式墓地，亦祇有三十年及五十年兩種，前者需費二百馬克；後者約五百馬克』。鴻意國內王君舊友，既有建立衣冠塚或紀念亭之意，似不如將王君棺木火化移葬國內。其所需費用，經詳細計算亦不過四百餘馬克。當與各德籍教授及彼間同學計議，均認爲此乃最佳辦法。可否請提議於紀念委員會早日決定示知，以便進行。至於用費一層，除前寄來二百元留作遺物運輸費外；查波恩尚存百餘馬克，祇須再滙二百登記馬克，即可解決一切」

（廿五、五、九、柏林）

在這個時候，王光祈先生紀念委員會早已成立，大家看到江君的第二封來信，認爲王先生所埋葬的墳地

，僅有十五年期限，將來滿期以後，不知棄於何處，似不如火化運回，較為得計。於是就在二十五年六月五日召集第二次常務委員會議，決議了兩條辦法：『一、王君遺骸決定在德火化，並將化餘之灰，運回國內四川安葬；二、續匯德國三百元，委託江鴻君全權辦理運回事宜』。經由紀念委員會正式致函江鴻先生委託辦理，其結果如次：

江鴻先生二十五年九月四日由明興來函：

「前奉惠寄三百元，囑將光祈先生遺骸焚化運回一節，當與柏林大使館譚秘書莊甫接洽，據稱，以彼所知，在德國方面非經本人遺囑火化者，官廳不准焚屍，故會商之下，由使館致函波恩城卡勒教授，請其代為交涉。經卡教授之努力，始獲當地官廳之允許，乃於八月十五日將王君之遺骸，運至 *Krefeld* 火化場，舉行火化。所有骨灰，則於同月二十四日，由該處逕行寄回國內，計用去三百八十馬克。至於前函所說，王君臨危時，索取紙筆書寫之遺囑，據卡勒教授及陸懿先生函稱，該件係王君彌留時所書，因力不從心，不能成字，並無保存價值，恐官廳未予存案，故未調查；倘國內認為有運回之必要時，當再請卡教授代為交涉」。

至於留德遺物運回情形，江君於六月二十二日由柏林來函，曾有報告：

「前爲王光祈先生事，迭上二函，諒均先後達覽。以後會將王君遺物，加以檢點，僅棄去文學雜誌五

六本，遂連同由波城取回物件，共裝成三箱，交轉運公司於六月六日由北德公司波磁丹船運回上海。上面所說的王君三箱遺物，已經在二十五年七月底運到上海，暫時存在市中心區德奧瑞同學會所裡面。至於他的骨灰，也於十月初寄到，妥爲保存，預備不久於他的故鄉四川水秀山明之處，替這位堅苦卓絕的學者，找一個永久歸宿所在。

德國波恩的追悼會

王光祈先生於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十二日在波恩逝世後，波恩大學即以校長畢脫羅詩基（Piebrusky）名義對全校教職員發出通告：

『教職員諸君公鑒：本大學漢文講師王光祈博士，突於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二日（星期日）晚間病故於醫院，得年僅三十八歲。（譯者按年歲有誤）按王博士於一九二〇年來德，爲中國某大報撰述特約通信有年，並時有著作發表。王君初在柏林大學攻音樂，其後轉學來此；並於一九三四年以「中國古代歌劇研究」一文，考得博士學位。自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以來，王君即在本大學東方學院担任講師，王君生前乃一博學沉靜勤學逾恆之學問家，無時不以最大之毅力致力於彼責任內之工作。萊茵費得烈威廉大學校長畢脫羅詩基啓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六日波恩 附註：王君葬禮定於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星期六下午四

時在北公墓舉行）

同時波恩大學外國學生聯合會也發出通告：

「逕啓者：本大學漢文講師王光祈同志之突然逝世，鄙人等於悲痛之餘，覺有向諸君訃告之責任。現王君之葬儀，已定於一月十八日下午四時在北公墓教堂前舉行。凡我同人，均應於屆時向我等已故之同志，致其最後之敬禮。本會並備有公共汽車，於是日下午三時三十分，由波貝詩道夫大街二十五號東方學院門首聚齊出發。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波恩外國學生聯合會敬啓」

在一月十八日舉行葬儀以前，曾經開會追悼，參加者七十餘人。卡勒教授，許米德教授，希德瑪教授均有演說。對於王君的學問道德，一致推崇。現在把那些演詞，譯成中文，分記於後：

德國波恩大學東方學院院長大學教授卡勒博士(Prof. Dr. P. Kahle)之演詞··

「漢文講師王光祈博士，在數天以前，突然離開我們去了。我們現在都立在他的柩前，送他安葬。

大約十年以前的事情吧！當我們想在波恩地方，即在本大學之內，創增一個研究院，預備使那些有志真正研究中國問題的人士，可以得到一種幫助。此事動機，無非是使我們在德國的人，也有機會來注意這個偉大的中國。並且對於牠數千年的文化，變化多端的歷史，高深的藝術，以及包羅萬象的文學，獲得充分的了解。

同時這個新中國，我們也應當鄭重地把牠作爲研究的對象。牠正處在一個大轉變的時期中，牠挾有五萬萬的人民，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牠的前途，可惜現在還很難透視。

因此我們起首就很明白，要使我們想研究以上所說的各種事實，除了德國漢學家之外，必須請一位中國人來幫助。關於這一點我們不能不感謝波恩大學友誼會（Gesellschaft der Freunde und Förderer der Universität Bonn）因爲他們很了解我們這個意思，並且資助我們常年設立一個漢文講師的講座。

假如十年來由這個研究中國的機關裡確實有些貢獻的話，假如在這裏真正可以做些研究中國的工作；並且使多數學生獲得參加這種研究的機會，那末我們除了謝謝我們的漢學家——就是繼着我準備致詞的各位先生——以外，特別要感謝在此担任過講師的三位中國先生。那就是：李封霍（譯音），姚錫灝（譯音），及王光祈先生。

我們的亡友王博士，很早就有到波恩來的意思。在一九二九年已經一度爲此事交換過意見，直至一九三二年，我們的第二任講師姚錫灝（譯音）先生，因爲改就柏林大學漢文研究院助教而離開我們時，王先生便到我們這裏來了。他在大戰後就來德國，他的目的是來認識我們的祖國，並且把所見所聽的報告到他的家鄉去，使中德二國的關係，更加密切起來。同時他還努力於自己學問上的深造，在二年以前，在此考得了博士學位。他在研究院無時不以最大的努力和確實的態度來工作。他是一個很靜默穩重的人，

只有很接近的去細細認識他，方可以了解他的偉大。往後我們一定還可以聽到許多當過他學生的，以及和他一起工作過的人，看重他爲人的言論。

今天我們要和他永別了！我們必須謝謝他替我們盡力的一切，謝謝他忠實的工作。我敬代表波恩大學校長先生，在他的柩前安放這個花圈，以表示感謝與記念的意思。同的我以東方學院院長的資格，尤其要想到他生前對於本院的種種努力，所以我又以本院師生的名義，在他的柩前放下這第二個花圈。

大學教授許米德博士 (Prof. Dr. Erich Schmitt) 之哀悼詞，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於波恩北公墓。

「諸位同學：我現在來說幾句永別的話，對於這位多年忠實的同事，以及漢學方面的助手，講師王光祈博士，心中實在有無限的悲哀。王先生年紀還很輕，正有無窮的前途，這樣突然地死去，就結束了他的一生。上天的命令，把他從一個大有可爲的中間，措手不及的喚了回去。他祇活了三十七歲有半。他在德國已足足住了十五年，本年他正想回中國去。他雖別久離家鄉，但是對於他祖國當前的命運，整個的心都在關切着。他想回中國去，並且希望可以在他們的最高學府裡，教授他所心愛的學問——音樂學——。可是命運却另有所注定，遠離着他的故鄉（成都），他却在此地（波恩），永遠閉了他的雙目。在他柩前最後的一刹那，請諸君容許我對於死者的歷史，及他生前的貢獻，作一個簡短的介紹。

他在幼年時節就沒有了父母，他是他的一位伯父家中長大的。一九一三年在成都中學卒了業，就到

北京中國大學學了四年的法律。一九一八年，他創立少年中國學會，發行了二種月刊即「少年中國」與「少年世界」。一九二〇年，來柏林任申報通信記者。二年之後，他自己發現對於音樂有特殊興趣，可以作為他今後一生事業的目標。起初在柏林一個音樂專科學校中研究，一九二七年乃正式入柏林大學習音樂學，竟於一九三四年，在本大學音樂系中戴上了博士的榮冠。他的論文題是「中國古代歌劇（自一五三〇至一八六〇年）」。「這是一塊至今祇有一二位歐洲人做過一些科學的研究領域；就是在中國音樂科學的研究，也還是在萌芽之中。他努力介紹西方音樂的精華到中國去，並且應用西洋的方法去整理那至今還未有人碰過的材料；在這一方面，他可以算是第一個前驅者。他寫了許多中文音樂書籍，最著名的如：「對譜音樂」「各國國歌詳述」「翻譯琴譜之研究。」從音樂家的立場，他寫了一本「中國詩詞曲之輕重律」。此外他又寫了一部「中國音樂史」，以及許多關於歐洲音樂的著作。同時他却也從事於歷史及文化史的研究，在這一方面，他譯了瓦德西伯爵（V. Valersee）的「拳亂筆記」，維德（Witt）所著的「李鴻章遊俄紀事」，海爾法里希（Helferich）對於戰時財政的演說，以及柏林漢學家法郎克教授（Prof. Franke）關於遠東之著作。他並且參加了英國百科全書及意大利百科全書的編輯，他的名字更傳得遠了。

王博士在我們這裏工作了三年多，他有沉靜勤勞忠實的美德，加以常識豐富，因此貢獻極大。也說不清有多少次數，每逢着我們因為幾個中國字的解釋沒有了辦法，一經他的指點，就如得了光明一樣。他

老是很沉靜而且穩重的工作，充分具有音樂家的修養，有牢不可拔的自信力——，一位十足的四千年文化的代表者！無論他在思想或做事的時候，都是這個態度。我們和他共同學習而且研究了三年的人，從此失了一位忠實勤奮以及隨時可靠的顧問與助手！

王光祈！我現在對你說幾句最後的話：希望我能把衷心深藏的謝意表示得出來，也就是所有研究漢學師生們心中所蘊藏的。希望你能夠忘記了你安眠在一塊異國的土中，因為我們是如何的感謝與尊敬你。希望你在天國中得到安慰；你雖不再回來，可是我們對你的紀念，將永遠不滅鑄在各個人的心頭。』

波恩大學音樂學院院長大學教授希德瑪博士（Prof. Dr. Ludwig Scheidermar）之演詞：

『沒有想到我們的王博士，竟這樣突然的離開我們去了。多少年來，他在我們中間，因他率直和篤的本質，以及純粹的性情，取得了幾許師友們的信仰與同情。他依着一條路走，可以說每個研究音樂的人都走着這條路，——科學之路——。他把握住了歐西，特別是德國方面研究音樂的科學方法與途徑，由此設法與他故鄉的音樂與戲劇的藝術相接近。這居然給他做到了！他已是一位受有嚴格教育的音樂學者；他原可以拿這個資格回到他的祖國去，在那邊他很可以致力研究在一個過去有無窮寶藏尚未經人接觸過的文化領域裡。運命雖把他從我們中間帶了走，可是他的精神將繼續在他的遺著中生長下去！我們將永遠忘不了這位沉靜的年輕的學者，並且願意對他永遠保持着「一種忠實的紀念！」』

南京的追悼會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在南京方面王光祈先生的友人，借中央大學音樂系（梅庵）開一個追悼會，到會的有段錫朋、羅家倫、蔣復璁、郭有守、徐悲鴻、方東美、宗白華、余迪勛、滕固、田漢、惲震、沈昌以及德國陶特曼大使代表M. Fischer等三十餘人。由宗白華君主祭，郭有守君司儀。

主祭人宗白華君致詞：

各位先生：今天是王光祈先生追悼會。在我個人初聞到王先生的噩耗，簡直不相信，以為不可靠；我們大家都知道王先生生活力甚強，年歲也是正當有為的時候，以為不會死，我想他也不願意死，他要為生活和事業奮鬥；他的勇往直前的精神，是為友朋中所僅見，因此初聞訊，不願意相信。另一方面，是王先生不應該死，我們人人對他堅苦的奮鬥，抱着絕大的同情，我們人人對他所努力的事業，抱着絕大的希望與期待，不料在此期待之中，王先生竟死了，這好比一朵名花，忽然摧折。後來為求事實的證明，由上海沈君怡先生致電柏林詢問，得回電証實，大家內心的悲痛，是無言可喻的，於是大家自動的集合籌備開會追悼和謀設置永久紀念品來紀念王先生。

今天本人沒有多話可說。關於王先生的學問及其生平。以與會諸君對他的關係 對他的認識，比本人更

清楚多多。本人於悲痛之餘，將所知道王先生的部分，陳述出來，使我們再接近一次王先的人格和精神。

民七的時候，個人始知道王先生之名，只聽說他的家境不豐，雙親棄養，可以說是一個飄零之身，他勇敢的不畏艱阻於民三由四川到北京攻讀。五四時代，中國青年都感到當時國家的地位文化的落伍和社會的落後，由是王先生與數知友發起組織「少年中國學會」，主旨以文化事業的力量，來建設中國，將老大的中國，改造為少年時代，這也是學會定名的意義。民八王先生到上海，本人係被邀參加少年中國學會之一，因此初認識王先生，初晤時最先得到的印像，是和悲鴻先生所繪王先生的遺像一樣，見他目光炯炯，沉默寡言生，可是一開始談到學會的事，這態度立刻放棄，以活潑的熱情的來談會務，每一問題，他能運用細密的思考使各方面都顧到，他簡直是將少年中國學會作為他的愛人，他的思想文字及事業無不集中於學會。學會同人，都無形地以他為學會的中心人物，學會的靈魂。公推他返北京任執行部主任。在此時期中，學會的對外對內的會務，他用全力處理，他這種勇於負責治事的精神，是沒有人不欽佩的。

是時中國青年都感覺知識的飢荒，于是王先生不得不暫時拋棄——少年中國學會——他的事業的愛人，和所戀愛的愛人，同着魏時珍等到歐洲留學，王先生是極富于情感的，他的戀愛事件，使他精神上很痛苦，到歐後，戀愛又幻滅，他受了這重大的刺激，幾乎自殺，由在德的朋友極力勸慰。大家知道王先生的生活力強，志願甚大，興趣方面多，他本來是研習政治經濟的，在德乃欲轉換方向學音樂。朋友們都以學音樂，甚

不易。王先生年已三十，且對音樂向無關係。此時突然改習音樂，恐怕難有成就。于是一次二次以至於最後一次勸他不要學音樂，然而他有堅強的意志和自信力，終于決定繼續下去。然而他的成績證明他的自信是對的。他在德留學的時候，不但英文本不算好，並且德文一字不識，他一方面請人教授梵啞鈴，一方面從德文ABC D學起，每天生活費用，都靠著述來維持，他在國內各報所作的國外通訊，都是有價值的，有系統的，有條理的，他因與經濟困難，過着非常刻苦的生活，他的不永壽，也許是此時種根的。

此時雖同住柏林，因各以事牽，不常把晤，而每次晤面都驚訝他的德文和音樂進步，音樂的技術方面雖是幼稚一點，可是樂理有相當的心得，翻字典讀德文書，是一件如何繁難的事，然他是有匪夷所思的成就，所以他的學問，是全靠自己研究了解的，是用自己聰明得來的。

王先生時時不忘祖國，雖放棄研習政治經濟，仍注意外交上事件，到處搜羅材料，因此翻譯瓦德西拳亂筆記等史料若干種，並多方面寫文章介紹到中國，又介紹中國的文化到國外，以達少年中國的主旨，在此著作過程中，他的生活非常困難且無保障。不久以前聽說他暈倒在德國圖書館中，這明明是營養不夠的表徵，他的服飾，材料極壞，但是穿得整齊嚴肅，表現精神的高貴。

王先生是一個全部人格知情意，三方面都有完美發展的人，他有極聰敏的頭腦，周密的思想，豐富的熱情，嚴密的治事精神，高潔的品行，他寧願受着經濟的壓迫，不願意在國內活動一文津貼，求助他人，像這

種人的遭遇，以他對國家學術上的努力和貢獻。國家應當自動的幫助他，才是培植人才的意思，然即王先生死了，此話也無庸說起。王先生的死，不僅是友朋的絕大的痛心，絕大的悲傷，實是我國學術的損失，國家的損失。」

德國駐華大使陶特曼代表 M. Fischli 君用華語致詞：

「陶大使因為請假回國，快要動身，今天有要緊的事不能來，所以派兄弟來代表參加這個波恩大學講師王博士的追悼會。」

王博士的故去，不僅是波恩大學的損失，並且也是德國科學界的一個極大的損失！因為在王博士的學問上，尤其是在他的專門音樂史上，有很大的貢獻，所以王博士的故去，在科學上的損失，是一時不易於補救。我很覺得王博士除致力於研究科學和藝術的學問之外，尤其是對於溝通文化方面，很爲盡力。就是將中國藝術文化傳到德國，而將德國的精神生活及藝術，歷史，政治等，傳到中國。所以王博士不僅是個學者，並且也是一個溝通中德文化的一個重要人物。

德國方面對於王博士的致力，一切是很感謝的，並且也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在開追悼會以前，曾於三月五日舉行一次籌備談話會，決定在三月十五日開追悼會的那一天，商請新報社長陳銘德先生出一張特刊，推定蔣復璁先生擔任編輯。在這特刊裏面，並承蔡子民先生發表一篇很有意

義的文字，現在連同方東美先生的序言及蔣復璁先生的特刊後記一起錄在下面：

王光祈先生追悼會致詞

蔡元培

中國人是最看重音樂的，二千年前，把樂與禮射御書數並列爲六藝，把樂經與易詩書禮春秋，並列爲六經。而德國人也是最愛音樂的，自十七世紀 Bach 一家以後，出了許多著名世界的音樂家，即關於音樂理論的著作，亦較爲富有。中國人是能吸收異族的音樂的，如流傳的樂器與曲調多有自西域諸國或印度輸入的。而德國人却是願意研究中國問題的，二十三所大學中，有五所設中國學講座，佛郎克府的中國學院，尤常與中國的學者生密切關係。所以我們爲改進中國音樂起見：先到德國去研究一番，是很有益的。但是留德的同學，研究音樂的却不多。我所認識的，止有王光祈先生與蕭友梅先生。蕭先生注重音樂的技術，而以學校爲傳播的機關；所以回國後即在北京大學及師範大學等校設音樂研究會，後來在上海辦理音樂專科學校；無論有何等艱難與辛苦，他終鏗而不舍；現在音專的建築與設備，漸漸擴展，將來必有遠大的進步。王先生注重史實，而以著作爲傳播的工具，他的著作已經發表十餘種；如西洋製譜學提要，歐洲音樂進化論等，是介紹西洋音樂於中國的。如德文的中國古代之歌劇（博士論文），是介紹中國音樂於德國的。如東西樂制之研究，是比較中外的。照此三方面進行，對於音樂界的貢獻，真難以限量。聞王先生的著作，未發表的尚有二十

餘種，內容的充實，可想而知。王先生近年在 Bonn 大學担任教課 Bonn 爲樂聖貝多汶氏的故鄉，無怪研究音樂的 王先生 戀戀不肯回國。但想不到 王先生 就在此逝世了。近年我國的科學家如 劉半農 先生，丁在君 先生等，都在壯年去世，不克進展所長，公認爲全國的大損失；現又添了一位 王先生，真是不幸之至。我們要補救這種缺陷，止有兩法：一、把死者已有的工作，整理起來，不使散佚。二、後死的同志，繼續死者工作，使他光大起來。我現在對於 王 先生的不幸，也覺得止有一點希望了。

王光祈先生追悼特刊小序

方東美

四川王光祈 先生，行誼高潔，志慮精醇，曩在國內，憤末世之溷濁，憂國運之岌岌，爰集同志，創建少年中國學會，冀以堅貞勇毅之精神昌明學術，發展事業，共維國是，一時純潔少年飛揚浩蕩，從者如雲。嗣於民國九年遠遊歐陸，息影德邦，肆志學樂，儻焉忘歸，蓋沈潛浸潤於此中者屈指已十有六年矣。平居手挽提琴，妙奏奇響；心耽樂理，著爲宏文，舉凡東西樂制之沿革，樂器之品類，樂律之精微，悉能條分縷析，窮其要眇。去年復以積學所得，寫成「中國古代之歌劇」一書，受博士學位於德國波恩大學，聲名洋溢騰芳異域。先是先生以精於文字，捷於才思，諸所論撰，妙理披紛，波恩大學震於令聞，聘爲講師者亘四年矣。先生故博學多能，當其少壯，卽已究心政治經濟而深通其理制；近年懷顧國難，憂心如擣，乃更出其緒餘，編

撰中國現代史實及國防叢書若干種，意在發聾振聵，警惕國人。乃者中樞當軸及平素知交相將促其眷戀祖國，歸來致用，詎知先生竟於本年一月十二日以腦充血症殉學於德國萊茵河畔之波恩城矣！享年纔四十有五耳。京滬友人驀接哀音，感念疇昔，悲涼淒慘，爰於三月十五日分別在上海國立音樂院及南京中央大學音樂系開會追悼，并刊布文字，彰其學行。噫戲！至人離歿，耿光長在，侑香遙奠，魂其歸徠！

特刊後記

蔣復璁

王光祈君以苦學致病，於廿五年一月十二日卒於德之波恩城，行路傷之，矧在知己，乃會集友朋，開會追悼，並於是日編印特刊，以誌哀思，且更有謀永久紀念以爲國人告者。王君雖客死，而其堅苦卓絕，能常在國人憶念之中，今死而有知，宜可稍慰。雖然，國家處艱屯之際，而不獲如王君者，出而濟世，君之不幸，亦卽國家之不幸也，故余之哀君，不徒哭其私而已！

上海的追悼會

在南京舉行追悼會那一天——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上海方面也於同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假市中心區國

立音樂專科學校大禮堂開會追悼，到有徐韋曼、黃伯樵、沈怡、舒新城、郭步陶、汪孟鄴、蕭友梅、左舜生、朱公謹、邵爽秋等及國立音專學校學生共百餘人，由舒新城主席，黃仲蘇司儀，國立音專學生巫一舟奏哀樂。關於是日開會情形，二十五年三月十七日的申報，有一段很詳細的記載：

前日追悼王光祈先生

各界籌募王氏獎學金

王光祈先生追悼會，前日（十五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在市中心區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大禮堂，準時舉行，到徐韋曼、郭步陶、汪孟鄴、黃伯樵、舒新城、沈怡、朱公謹、邵爽秋、沈本強、及國立音專學生等，共一百餘人，由舒新城主席，黃仲蘇司儀，巫一舟奏哀樂，主席致開會辭，略謂：王君留德十六年，從未受公家或私人方面絲毫津貼，平日生活，純賴鬻文維持，此種堅苦卓絕之偉大精神，洵足爲現代青年表率，繼由左舜生報告王君生平事畧，並述及王君爲當日少年中國學會之發起人，而該學會之宗旨，係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少年中國，綜合王君一言行，足可當之無愧，次爲來賓演說，原定國立音專校長蕭友梅演講，因病體不適，改由該校教授黃自先生代表，其演說大意，「將王君對於音樂之貢獻，作扼要之介紹，並認王君所著中國音樂史及對於普及音樂之努力，爲最有不可磨滅之價值，」郭步陶演說詞大意，「報告早年

與王君在四川辦報情形，對於王君學識人格，語多推崇，黃伯樵演說辭，大意，「今日參加王君追悼會，有感三點，（一）王君何以放棄研究政治經濟，而專攻音樂，據吾人揣測，或不外鑒於我國雖號稱禮樂之邦，而今則禮亡樂失之故，（二）王君旅德十六年，從未受公私一文補助，此種苦學精神，當為吾國留學界之第一人，足使一般領有公費或受家庭供給而不努力學業之留學生對之，汗顏無地，（三）創作與譯述之富，允為溝通東西文化之先驅者，此外，並對於國人對於體育之不講求，生活之合理化，有所發揮，至十一時四十五分散會。

黃伯樵先生的演說辭，申報上祇錄其大意，現在把全文披露在下面：

王光祈先生追悼會演講辭

黃伯樵

本人與王先生，真所謂一面之交。當中華民國九年王先生赴德留學前，經友人介紹，曾一度與王先生討論如何研習德文最易入門。別後屢閱各大報歐洲通訊及其種種譯著，深佩其見識之高遠。然迄未能與王先生再見一面，而王先生竟淹然物化矣。憶距今兩個半月之前，曾與至友沈君怡博士談及王先生志趣之卓越，學問之淵博，抱負之非常，人格之偉大，欽敬之餘，決共同介紹於某學術團體，擔任總編輯事宜，以展其長。君怡兄當即以快函徵求王先生同意。知其經濟艱困，而又向不苟取予，特鄭重聲明旅途所費，當商由該學術

團體暫行墊借，他日以薪金抵償，以解其惑。豈料此信抵德之日，正王先生絕命之時。迨原信退回，信封背面並註明收信人已故字樣，猶疑王先生遷居他方，郵差或不復能覓其新址，方擬去電調查，適接駐德大使館參事譚君伯羽來函，知王先生確已作古，悲痛何極。近日展閱報章，知諸君爲王先生開會追悼，乃專誠赴會，頃聆主席舒新城先生及左舜生郭步陶兩先生報告王先生生平事畧，不禁引起我許多感想：

(一)王先生出身世家，其祖父王澤山先生，爲著名之文學家，故對於我國學術，夙有淵源。在國內時，精研政治經濟諸學，造詣極深。詎留學德國以後，求學方針，忽而一變。據個人揣測，王先生殆有鑒于吾國雖號稱禮樂之邦，降至今日，禮亡樂失，民族精神，蕩焉無存。而德國科學與音樂均極發達，國民深受科學訓練，又富有實踐精神。王先生受環境刺激，深知發展音樂，確有改造民族性之功能，爰放棄其夙昔研究政治經濟之宗旨，轉而致力與音樂。期積極整理並發揚吾國固有之音樂，以挽救我國頹喪萎靡之民族性，誠不可不謂爲具有灼見。

(二)王先生留學德國凡十六年，當時出洋一切費用以及在德時日常生活所需，始終恃個人筆耕所得以維持，絕對不受公家或私人分文補助。此種獨立不倚的精神，堅苦卓絕的毅力，蓋古今中外所罕有。反觀一般學子，受公家資助，或父兄集資，遣赴東西各國留學，而猶不肯盡心研習所學，甚或以金錢得來太易，終日覓異性，習跳舞，談戀愛，混歲月，任意揮霍，反以自戕其身者時有所聞，或則略襲皮毛，回國後以大事不

勝任，小事不願幹，一知半解自誤誤人；對之能無愧死。但筆耕所入，究極有限，在生活程度較高之德國，應付自感非常困難。因此，王先生平時半恃涼水與麵包爲生，身體營養因而不足；病時又不能延專門醫生診治；此篤信好學之士，遂不幸竟以重氣節而喪生。此事從另一方面觀察，友朋方面，社會方面，以至國家方面，對此有爲之士，一任其孤軍奮鬥，未曾予以相當之援助，誠不免對不起王先生；而王先生此種始終如一之偉大人格，實足爲當今一般青年之良好模範，永留人世。

(三)王先生年已四十有五，而尙未成婚，孑然一身。揣其用心無非欲避免家累，以便致全力于學術，爲社會謀福利。故留德十六年中，著譯各種書籍，貢獻于人類者，統計有三十七種之多。其中關於音樂方面者，計十六種，關於國防方面者，計五種，關於近世中國外交史料方面者，計七種，關於其他者計九種，一方面將我國固有之文明介紹給外國，一方面將西洋文明盡量介紹給國人，王先生真可謂交換東西文化之篤信力行者。惜乎天不假年，其應著未著應譯未譯之書籍，更不知凡幾。故王先生之死，不特學術界喪一完人，實爲溝通東西文化運動上一大損失，亦卽全人類幸福上一大損失。

現在王先生死矣，我人于痛惜之餘，又不禁引起我國一般國民忽視體育之感慨。據本人觀察，人之一生，三十歲以前，祇可說是服務社會的準備時期；三十一歲至六十歲，才是真正爲社會服務的實行時期。六十一歲以後，精力漸漸衰退，除擔任指導社會工作外，可致力于著述方面，將其平日所積學識經驗，或一切心

得寫出來，以供後人參考。同時亦可抽出一部份時間，供消閒享樂之用。所以統計人生真能致力社會服務的時間，前後不過三十年。而此三十年之中，睡眠已占三分之一，休養亦占三分之一，工作僅占其三分之一，所謂工作時期，實際還不過十年而已。人生自幼而壯，自未成熟以至成熟，其間所受社會培植之功，殆不可數計；而報效社會的時間，却如此其短少；若并此短少之報效時期，又大打折扣，試想社會之損失將何如？所以人無才具則已，有才之士，而中道夭亡，就人才經濟方面觀察，不僅爲個人或家屬之一大損失，實爲社會國家以至全人類之一大損失，無法足以彌補。

人生何以有天亡之不幸？一言蔽之，生活之不規則不合理而已。富有者不免營養過度，貧窮者往往營養不足，營養過度與不足，同一可促短人類之壽命。故吾人爲個人計，爲家庭計，爲社會與民族計，個人之生活務須求其合理化。所謂合理化者，飲食有節，男女有度，求學，辦事，以至喜怒哀樂各種情感之衝動，皆當中和適度，庶合養生之道。而我國舊時學者，對於身體，多數不知鍛鍊，以致年未半百，卽視茫茫，髮蒼蒼，彎腰曲背，已奄然無生氣。現代青年，則附和社交公開，不免放縱過度，陷溺于聲色貨利種種物質上的享樂，不知接近大自然，取得生活上適宜之調節。循是以往，吾國社會前途，隱憂何極。故今日我人來此追悼王先生，若僅僅痛惜王先生之夭亡，致慨社會上之損失，非特于死者無補，于生者亦何益。必也引王先生爲前車之鑒，從此對於體智德三者，力求平均發展。而于身體方面，非但宜愛惜鍛鍊，並且每人每年至少應請

本人所信任之醫生澈底檢查一次，以便發現某部份有疾病時，立即請專門醫生診治，不致因循延誤。年來公共衛生以及醫學與藥物，均有長足之進展，大抵經專門醫師竭數十年研究實驗之功而發明，假使運用合法，對人類確有功效。故我人平時應服膺衛生之道，所謂防患于未然，既病則須慎重訪求對症之醫藥，充分利用。使個人壽命相當延長，俾得發展其學問，利用其經驗，多多貢獻于社會。是亦我人今日追悼王先生，應切實注意之一點。

二十五年三月十六日新聞報的社評，郭步陶先生發表了一篇很沉痛的文章「因追悼王光祈而思及國家社會之責任」，原文如下：

因追悼王光祈而思及國家社會之責任

步陶

昨日滬上學界在國立音專爲王光祈君開追悼會，到者皆愛好音樂及崇拜王君人格之學人，禮文簡單，情意充滿，與尋常僅以大人先生爲號召之會場，迥不相同。

王君留德十六年，學有專長，著述宏富，今方四十五歲，遽以腦充血症死於德，誠我國學術界之一大損失。王君爲人，狷介誠樸，辦事幹練，而待人接物，又極富於情感，固今日復興民族所最需要之人才，乃竟不及爲國用，而客死海外，其影響於社會組織上，亦殊非小。

中國遣派留學生，已有數十年歷史，所耗費國家金錢，不知幾千百萬。所造成人才，亦車載斗量，不可數計，然真能有益於國，或有貢獻於社會者，要尙不多。或混入政界，以升官發財終其身，或走入洋行，及其他相類之外人廠店內，以助外人在我國內事業發展，或一切無擇，僅以個人福利爲目標。上焉者，以鍍金頭銜，於教育界。出版界。或其他一切可以生利事業中，與芸芸衆生，爭奪飯碗，下焉者，勾結外人，忍心害理，以自斷送其祖國之疆土政權，幾若視作異國奴隸爲無上光榮。王君心焉痛之，爰以硬做苦做之精神，作長期之奮鬥，以矯歷來出國留學之積弊，故自民九至今，全以一己著述之力，供給一己求學之所需。學位已得博士，名譽已滿中外，始終未接受國家任何機關一文之津貼，卽私人來往，亦一介取予，絕不稍苟。此種精神，殊足表現王君偉大之人格，非惟王君個人，中華民族，與有榮譽。德戈林將軍最近演說云：『德國當在榮譽中生存，或在榮譽中死去』。今王君上無父母，下無子女，孑然一身，遠走萬里，以艱苦求學，歷久不衰，研究所得，盡以公諸世人，至死未曾一作家人之籌畫，是王君一生之生命，全寄於學問之中，亦卽永遠留於世界人類之內也。故吾人謂王君之生，爲學問而生；王君之死，爲學問而死；於事實正相符合。願學問爲人類公器，非任何人可得而專有，王君之艱苦備嘗，非僅爲個人謀幸福，實爲世界全人類貢獻真理，故吾人卽謂王君之生，爲全人類而生，王君之死，爲全人類而死，亦無不可。夫爲學問，爲人類，皆榮譽事也，而王君生死以之，正所謂『在榮譽中生存，在榮譽中死去』也。

王君之死，對於學問，對於人類，可謂責任已盡。惟國家社會，有此能負責任之學人，而任其自來自去，自生自死，曾不稍爲扶植之，以儲爲國用，對於王君，殊不免有愧色。雖然，國家社會，何由而形成，其根本份子，固仍爲我各個之人民，然則國家社會之愧對王君，實卽我各個人民對於王君未能盡責也。

人類之壽命修短，雖難盡知，然苟飲食起居，能得其常，精神體力，無意外損傷，能得七八十年之壽命，當非大難。今王君僅及其半，而卽死去，實有特出於常情之外者。王君責已特嚴，耗其精力於學料之研究者必特多，國外生活程度高，而賣文所得之資非甚豐厚。對於非其力所自得之金錢，又極端不願輕取，因此而眠食必多受影響，此爲促其早死之最大原因。倘國內求學環境，有足副王君願望者，王君可不出國而求學，卽出國矣，而國家社會，能有正常之扶助，則王君不必分心力於賣文，亦可求學。且所成就，當必十百倍於今日，而精神與體力，亦可不遭此不應遭之損傷。如此，王君雖壽至期頤，夫復何難，而惜乎其皆未能，此王君之所以終爲國家社會犧牲也。

王君已矣，國家社會，今後對於所以培養人才之道，宜加改善，國人之致力於國家社會，尤應首先保重其身體，自尊其人格，能使王君艱苦卓越之精神，永永留存於國家社會之中，則王君雖死，亦可含笑於九原矣。

成都的追悼會

四川是王先生的故鄉，尤其是成都是他幼年時讀書游釣所在，格外可以使人低回憑弔，所以四川方面友人李劫人劉大杰周謹冲周太玄李幼樺魏時珍何魯之羅秉仁等，在開籌備會時，曾決定在二十五年四月十九日，假成都文廟西街成公中學舉行追悼會，因為那裏是四川高等學校分設中學舊址，就是王光祈先生的母校，集會其間，更能生無窮之感了。

在舉行追悼會這一天，刊行了一本紀念專刊，其中有一篇「公祭王光祈先生啓」，蒼涼淒楚，傳誦一時：

公祭王光祈先生啓

啓者：自韶瀆淪亡，夔襄莫作，新聲代變，淫哇雜興，廊廟多衰亂之音，千籥無發揚之氣，以悲爲樂，嗣宗所嗟，聲厲而哀，寶常流涕，歌音似哭，聽者悽愴，國勢不張，厥由斯故！溫江王光祈先生，幼承祖澤，漸濡詩禮，壯遊歐陸，篤志琴絃；憤中國之衰微，悼古樂之不復。乃蟄居德國，十有五年，發爲宏篇，數十餘種，志裂金石，操越松筠，擅精音樂之倫，曲解旋宮之妙。審準之確，遠逾京房，考尺之疏，早譏荀勗

，東西樂制，權論錙銖，今古差移，斟酌幽渺，方將搜古律於既墜，接正聲之微茫，以盪滌邪穢，澄鏡至清，抗國風於熙皞，躋人民於壽域，豈僅如鄭譯譜龜茲之調，延年變兜勒之曲而已哉！

國府望治尤殷，屬興禮樂，明揚側陋，疊賜徵招，而先生畢志鑽研，屢謝勳帛，始終條理，欲集大成，乃竟於本年一月十二日，卒於德國，享年四十有五。波恩城邊，魂依貝氏，萊茵河畔，骨委黃塵；胤嗣無存，宗祧靡續，遊魂萬里，饗祀誰親？同人等忝居友朋之列，誼兼公私之痛，爰定於四月十九日午前十時，假南較場成公中學，設位公祭，擬賦大招之篇，敢效寢門之哭，用誌悲悼，藉表哀忱，尙祈

鴻博君子，大雅達人，翩然戾止，示以禮儀。若更寵以鉅篇，以昭潛德，則死者有餘榮，生者知所勉，本會同人實企望焉！

還有李思純先生的追悼會演說辭，也附錄於此：

王光祈先生追悼會演說辭

李思純

諸君，我對王光祈先生的死，懷有許多感想，本想做篇文字來發表，因時間迫促，來不及了，所以就今目的機會，口頭發表一下，我今天要說的話，大概可以分作幾段，第一是本八對王光祈先生的認識，第二是王光祈先生研究音樂的原因，第三是音樂之在西洋與中國的情形。

誰都知道，王光祈先生是發起少年中國學會的一箇人，並且是中堅人物，我在民國八年成都分會成立的時候，經李劫人先生的介紹，加入爲會員之一，同年秋天，我赴歐留學，才在上海宗白華先生處，會見了王光祈先生，並同遊半淞園等處，盤桓了幾日，其後我就登輪赴歐了，次年王先生赴德留學，又在巴黎會晤了幾次，又過了一二年，我由法赴德游歷，在柏林又會見了他幾次，其後我回了國，彼此便莫再見面了，我與他匆匆會面交談，不過十餘次，本說不上有深刻的認識，當時我心目中的王光祈，不過一箇學政治外交等學，能克苦奮鬥又能實際作事的青年這是我當時對王先生一箇過於膚淺的認識。

但是我這認識到後來終於發覺太膚淺了，原來王先生却不是這樣膚淺的人物，目前的中國，專攻政治外交，而又能實際奮鬥的人，雖不算多，也不能說少，若說實際奮鬥，倘若方向錯誤，或者勞而無功，或者竟得到反面，做出了誤國殃民的結果，王先生本不是藝術界的人物，本來在國內學音樂，而出洋研究音樂，或本是學美術文藝的，出洋順便研究音樂，這不算稀奇，最奇的，是王光祈先生一箇研究政治外交的人，却一旦拋棄了向日所學，去選擇了一箇冷僻而艱難的音樂學，把自身埋葬在中間，在今日功利主義，盛行的中國，人人誰不願學一種立刻致用的學問，而王先生却拋棄了立刻致用的學問，去研究一種看來似乎無用的學問，這不能不算奇蹟，這便是王先生所以偉大的地方，也是他不如我所想像的那樣膚淺的地方。

我在民國十二年離歐返國時，還莫有聽說王先生研究音樂的消息，到了最近幾年，偶然在上海各書局的

出版目錄上，才看見了王先生所著述編譯的音樂書籍多種，我明白此人是改變了研究的方向，轉移了學問的趣味，而他這改變與轉移，是含有深遠的認識，我默默的驚訝，而又暗暗的佩服，這時我方明白王先生是真的有非常的眼光與志願，而我從前之認識王先生，又是如何的膚淺了，我此時便祇有五體投地的佩服他，他的研究音樂，實是把握着西洋文化的根本處，可謂實獲我心，教我不能不佩服。

我在歐洲時，曾有一箇狂忘的見解，這見解也許太過當了，我的見解，以為中國與西方比較，無論甚麼學術，智識，西洋誠然進步，誠然完美，但中國也不是一點莫有，不過不如西洋的進步與完美而已，譬如數理天文，中國從前也還有相當的造就，便是化學工藝，中國從前也有簡單的知識，至於哲理文史美術等項，則中國頗為發達，甚有成就，至於今日在西洋極為發達完美，而在中國一點也莫有了的東西，不是別的，便是音樂，現在的中國，不是音樂不完美，是根本莫有音樂。

中國古來號為禮樂之邦，禮樂射御書數，名為六藝，音樂是六藝之一，最古的記載有樂記，其後的二十四史中，大都有樂志，歷來亦有研究音樂的人，但我們翻開書一看，只是一篇文章，而不是真正的音樂了，甚麼律呂，甚麼旋宮，甚麼尺度，都不過是一些紙上的廢話，而不能播諸聲與器，也不能以耳受以心領的了，三代的舊樂，既不可考，隋唐五代所受梵樂與胡樂的影響，也無證明，文廟祭祀的琴瑟鍾鼓，都無人演奏，最妙的，琴瑟上的朱弦。却不是彈得響的弦，而祇是舊式婦女束髮的紅色頭繩，舊時父兄對於子弟好弄管

弦的，認爲不肖，懸爲厲禁，唐代的大曲樂府，宋代的歌詞。元代的南北曲，至今誰能說得出他的聲音是如何的，便是明代的崑曲，至今也若存若亡，不絕如縷罷了，雖然近來有人證明中國七弦琴的構造，與西洋精深的樂理相合，雖然高古的七弦琴，繁麗的琵琶三弦，清越的簫笛，至今還有人能奏一二，但這不過是簡人的娛樂，高士雅人極少數的鑒賞，而與一般國民精神，已無絲毫關係，所以我說中國現在是根本莫有音樂，並非過當之論。

現在中國的真正音樂，我以爲祇有兩種東西，一種是戲台上的鑼鼓胡琴，一種是民間婚喪所用的吹鼓手，鑼鼓是絕對的噪音之集合，胡琴則於一人獨唱時，伴以一隻單獨的胡琴，這是如何的簡單，便說是好，充其量也不過比於西洋的梵呵鈴獨奏而已，至於吹鼓手，祇是一羣濫竽的乞丐，拿着破舊瘡啞的樂器，奏着簡單異常的曲調，在嫁娶時與在出喪時，所奏的曲調，是并無甚麼區別的，若說鑼鼓胡琴與吹鼓手，便是中國音樂的代表，這是何等可憐的論調，若說京戲鑼鼓胡琴，便有與世界各國音樂比肩抗衡的價值，這又是何等可憐的邏輯。

因爲莫有音樂的原故，而中國民衆却不能不需要音樂的涵養，陶醉，於是淫猥鄙俚的俗歌，簡單無變化的樂器，震耳俗聾，刺腦欲裂的鑼鼓，便是一般國民精神陶醉的東西，既無高尚音樂，供給國民精神陶醉與享受，自然中國人民，受着低級趣味的普遍支配，又何怪中國人的頹廢冷酷卑鄙自私，又何從激發他們高尚

而偉大的感情呢。

反觀西洋，就大不然了，我在法國讀書。復往德國游歷，曾在德國居住半年，我對音樂雖是門外漢，我可真感覺德國音樂的偉大與重要，法國音樂，也不算不發達，但較之德國，尙有遜色，某次柏林某戲園，演奏安芬的第九大曲，我雖門外漢，也去買票入園，學着聽一聽，但見台下男女老幼，萬人如蟻，都安坐不動，台上不過樂隊的隊員數十人，穿着一色的制服，拿着樂器，並莫有甚麼好看的东西，而演奏方一開始，台下萬人如蟻，無不正襟危坐，低頭閉目，涵詠那音樂的趣味，當此時刻，真是鴉雀無聲，無一人咳嗽，無一人說話，除了音樂的演奏聲而外，真是如深山古寺一般的寂靜，這時台上的音樂，灌注入台下的國民精神中，台下的國民精神，灌注入台上的音樂中，上台台下，織成了一片精神交流的網，直到了音樂演奏完畢，大家方纔開目舉頭，長嘯了一口氣，歡然拍掌，滿意而去，這是何等的氣象。

便是在法國，巴黎自不必論，即較僻野的小城市，如我所曾居住過的蒙達爾尼，他的小小公園，也有一座小小的音樂台，當每星期日的傍晚，便有小小的樂隊，集合於台上，居民扶老攜幼，絡繹不絕，來在台的四圍，或就公共游覽椅而坐，或就草地而坐，那演奏自然比大城裡的要稍簡單，但亦很夠美妙的，大家聽得心曠神怡，然後歡然散去，這又是如何的氣象。

所以我感覺西洋如德法等國，他們的音樂，就是他們精神上的糧食，不可須臾離的，人不吃飯要餓死，

不睡覺要困倦死，他們不聽音樂，也必定要煩悶死的，西洋的音樂，與西洋的國民精神，關係最密最深，西洋一般人的勇敢快樂，努力進取，活潑向上，是與他們的音樂極有關係的，他們有高尙雄大的音樂，所以他們有高尙雄大的國民精神，他們那種陶醉於音樂的地方，與我們中國人睡在鴉片榻上，或靠在麻雀桌旁，開了留聲機，賞鑒譚叫天或梅蘭芳，實在有程度上的不同，質言之，他們是精神上的陶醉，而我們祇算是感官上的消遣。

話再說回去，我自看見了西洋音樂的偉大與重要情形，我便斷定，這是西洋文化的根原了，我更斷定，這是中國所莫有，而且極需要的了，但以我的卑弱意志，我不敢去投身研究這東西，而極盼望有人能慨然來研究，我在柏林，見浙江人俞大維先生，請一德國中年女人，教他唱歌劇，我極爲贊美不已，近年方知道王光祈先生慨然投身於音樂的研究，並且著述不少，所以我最爲佩服，王先生之專攻音樂，是我們所始料不及的，也是王先生自己未出國時所以始料不及的，但以王先生的天才，走到了這音樂世界的德國，被四圍的音樂空氣所薰染，所沉醉，所以他就不覺被埋葬在音樂學中了，可惜王先生不幸早死，所研究只成功了一部份，盼望有人繼續他的工作，這不是王先生箇人的事。

王先生出國時，在海輪上作一歌，起首云：『山之涯，海之涘，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不料他的短別，竟成長別，王先生的長離祖國，一去不歸，是好，是不好，是應該，是不應該，是得所，是不得所，我思索

數日，未得答案，盼望在座諸君與我解答。

籌集王光祈音樂獎學基金經過

在上海舉行追悼會以後，由到會的幾位和王光祈先生交情較深的朋友，接着開了一次談話會。大家認為光祈飄零海外十六年，堅苦奮鬥，埋首著作，對於溝通中西文化，貢獻甚大，終至以身殉學，真不愧是少年中國的模範。僅僅用追悼會的儀式去紀念他，實覺意有未盡。於是就議決設立王光祈音樂獎學金額，去鼓勵研究音樂的後起人材；方不辜負王君一生苦學的精神。同時又決定擴大紀念委員會的組織，并推定舒新城郭步陶蕭友梅黃伯樵沈怡等五位為常務委員。

後來，到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開第一次常務委員會的時候，對於獎學金擬定了幾條具體辦法：「一、獎學金依原假定五千元之數。請南京方面籌三千元，上海方面籌二千元。二、獎學金用途。以年息金半數設獎學額，給予以理論作曲為主科之學生。其息金之又一半，為徵求樂曲之獎金。其辦法請蕭友梅先生擬訂。三、推定沈怡先生為本委員會主席委員。以後本會對外信件，由主席委員簽字。四、獎學基金，指定存入中國銀行。由沈怡先生保管存摺；黃伯樵先生保管印鑑。如需動用，須經常務委員會之決議。」並請左舜生先生做了一篇緣起，原文如下：

募集王光祈先生音樂獎學基金緣起

四川溫江王光祈先生，旅德十有六年，著書三十五種，對於溝通中西音樂理論，尤屬大輅推輪，厥功甚偉，實中國近代留學史上一不可多得之人才。君原有本年三月歸國之議，不幸忽於正月十二日，以腦充血舊疾驟發，竟客死德國之波恩，享年僅四十有五。噩耗驚傳，無論識與不識，莫不同聲悼惜。同人等與王君，或係多年舊雨，或屬萬里神交，深悉君之爲人，行芳志潔，取予不苟，既具孜孜報國之誠，更雅有叔度汪汪之度，使得永其天年，其所盡瘁於學術與社會，誠未可限量。今不幸齋志以終，苟聽其湮沒不彰，將何以示來茲而勵後起？同人等既分別於南京，上海，成都三處，擇日舉行追悼，並將有紀念冊之刊行，然一念及君之生平，更不忍不有以稍竟君之遺志，此『光祈音樂獎學基金』之所由發起也。獎學金額暫定爲五千元，以其年息之半數，設獎學額，獎勵音樂界以理論作曲爲研究主科之後起人才，以年息之又一半，爲每年徵求樂曲之獎金。邇者國本垂危，民俗頹靡，欲鼓舞此衰竭之人心，而作其發揚蹈厲之氣，則音樂教育之提倡，實不容或緩，當世宏達，諒有同情。倘蒙賜予贊助，俾得早觀厥成，則不獨王君將含笑於九原，抑亦同人等所馨香跂盼者也。

王光祈先生紀念委員會敬啓廿五年四月十五日

關於籌集獎學基金詳細情形，俟將來募捐結束後，另行報告，茲不多贅。

輓詩輓聯之一般

輓詩類

(一) 彭雲生

世比求近獲，苦憚汲深井，奇榮伊王君，萬里事修綆。資性凡衆殊，拙癡類璞礪，斂退謝華芬，榮名一以屏。星霜逾一紀，異域甘息影，不爲稻粱謀，糲食雜牟麩，軋軋抽繭絲，秩秩掇裘領，元律較銖黍，濮音黜蠅黽。幾聲擬神瞽，哀曼嚙楚郢。鑽仰肆堅高，矢志一何猛！禮樂起廢阯，大義昭若炳，著書五十種，匪曰炫才穎。有時論國艱，默默如骨鯁，揮袂斗叫呼，其氣粗而獷，憂思熾如燔，形肌亦枯瘠。或時憤不顧，憂憂中腸冷，匿跡鄙管肅，高蹈躡箕穎，甘作松根萎，恥身雜桃杏。或時縈綺思，哀彼閨中靚，馥郁揚清芬，的皪發玉璫。或時啼孟顏，束帶整中程，端已深責窮，窈奧如禁省。或時意興高，大嘔如蚱蟻，烹牛并啜脂，鱗魚且啖丙。或狂如阮生，安知天地命，或矜如處子，大德恐一眚。海壖偏遊跡，斯人獨忠骸，每欲挽君歸，鄉序思共靖。君聞輒怒發，兩目遽眈眈，且飲且歌哭，哀樂一時併。嗟嗟義和車！不爲駐俄頃，枯魚泣驚波，狂飈吹斷梗，哀哉駭驥良！健足未終騁。時值冬春交，乃聞君噩警，疑信復參半，嗚咽聲悲哽。爲開舊日函，展讀燒短檠，點畫翻成新，一讀一回省。憶昔困幽燕，如魚在笮簪，推食飽枵腹，

高情逾再秉。時復趨我譚，日昃殊惶惶，蕭蕭風雨颺，嚴霜更拆打。燭跋翦西牖，濃茶煮瀝餅，瑰論轢古今，枯腸爲之逞，宵分不忍離。只覺喜鄙鄙，迄今十九年，往事徒悲愴。有如涉巨瀛，童稚操舴艑，有如臨深淵，中夜黯無爨。百思感人心，彳亍殷憂慄，我性殊酸鹹，棄世作書舛。拜經晞臧生，癖左類杜癩，樂律多所疑，每欲緘以請。懷此竟未達，中心常耿耿，春深百鳥喧，虛堂自幽靜。草綠侵階砌，空幌絕人境，夜起窺窗牖，寒月光炯炯。相思無見期，相望徒引頸，惻惻萊茵河，沈沈暮天景。寒食與清明，春蔬誰薦皿，錦官舊朋儕，同茲念不幸。肅肅公祭君，於時夏正窳，牲醴不復陳，寒泉徒萋苳，遺像只虛懸，几筵亦空整。爲君寫此詞，展轉哀思永，出門徒悵望，白日掛西嶺。（梗韻全用）

(二) 劉泗英

萬里依人計已非，君詩有萬里依人計已非，十年回首寸心違，之句。雲鵬端恐笑卑飛，一生去國成千古，華表何年返令威？

王郎拔劍歌聲哀，擁被高談獨霸才，回首萬牲園裡事，五四運動時，北大學生闖入林某，自沉於萬牲園。相驚屈子已先摧。

林君自沉時，適與君遊

三貝子花園親見之。

中原老輩垂垂盡，故國交親漸漸稀！當日扶搖各萬里，國危翻與世相違。

少年只合重洋死，冀北江南寧忍聞！欲弔雷眉生陳愚生與唐有壬李守常，落花時節又哭君！

(三) 李思純

如醉天心積萬冤，丈夫一瞑復可言。觀風早識政刑本，治樂真探教化原。遺骨海西三尺葬，宗邦劫火九州燔。當時年少都中歲，斜日匆匆過短垣。

半淞園與黃家闕，十七年前事事非。用世何如思避世，突圍爭似脫重圍。神鷹君自飄能逝，鷲馬吾慚奮不飛。清淨官骸清淨土，終知魂魄未言歸。

雄心昔日詎能當？曾結賢豪共一堂。豈料碁秤千劫幻，空嗟明鏡二毛蒼。燒殘赤縣無簫管，毀棄黃鐘剩羽商。成佛生天兩何取，祇留金鐸警聾盲。

瀛海前遊似夢中，及今夢醒欲成翁。栖栖饑鳳吾何往？惻惻傷麟道已窮。樂到憫懷難比量，生如塵芥祇虛空。影堂忍淚還三歎，獨有悲懷與衆同。

(四) 朱 鏤

中華建國十八年冬，余游學泰西，旅居柏林郊外，常與光祈往還。光祈時治音學，十年來以賣文爲生，雪窗螢火，力學不倦，每一相逢，青眼高歌，不知歲之將暮。自是以來，倏忽七載，光祈苦學如故，然而垂垂垂老矣。二十五年春，忽傳光祈逝世於蓬城圖書館，余既傷故人，又悼其力學殉身。時首都名公發起於梅庵公

祭，因詩以弔之曰：

廿載飄零出國門，誓窮音律討津源。高歌每醉元亮酒，長嘯誰知越石魂。苦學常年爲學殉，十人今有幾人存？同游冠蓋京華盛，范叔綈袍何足論！

(五) 郭步陶

一自長堤折柳還，天涯芳草憶年年，何期海外征鴻斷，竟說詩人化羽仙！

年來讀王君著述，輒思一與握談，詢之友人，多言在德未歸。方思設法通訊，而訃告之文，則已赫然在目矣。

廿年前事苦縈思，儒雅風流亦我師，曾宋飄零君又逝，那堪重讀清明詞？

民元王君與曾愚公，宋小宋及余，在重慶同辦民國新報，曾於春暮時，各依沈韻，作清明詞三十首。王君詩猶在四什存子行篋，珍視如拱璧，今聞噩耗，追憶舊游，能不益增悲感！

(六) 朱師轍(調寄遐方怨)

光祈先生精音律，卒於德國，蜀士哀之，爲開追悼會，徵詞於轍，爰譜遐方怨弔之。

調玉管，撫金徽；妙擅宮商，柏林蜚聲胡不歸？廣陵音渺最堪悲！桂漿招怨魄，淚沾衣。

輓聯類

(一) 國立音樂專科學校

曠代仰宗師，著述等身，壽世更留音樂史。

窮年攻律呂，棲遲異地，夜臺長伴貝多芬。

(二) 中華書局

畢生艱苦，治學殊方。最難是旅德十六年，不受公私補助貲財，一切拮据憑我手。

大海蒼茫，招魂何所？僅留得遺著百萬字，敢爲國家社會痛惜，匪關聲氣哭斯人。

(三) 申報館

笙鶴斷遙天，海上成連堪一慟。

象鞅通絕域，井函心史足千秋。

(四) 汪伯奇

重譯擅專長，樽俎折衝虛壯志。

異鄉膺劇疾，膏盲莫救痛英靈。

(五) 潘公展

海外風歸，應毋忘少年中國！

河邊烽急，可留得音樂薪傳？

光祈先生爲少年中國社社員，留德近二十年，精研音樂。噩耗傳來，於萊茵河畔波恩城作古，時德國駐軍非武裝區域之警報，正紛傳寰球，西歐風雲正日惡也！

(六) 翁之龍

禮存樂記，陶愛琴書，精研律呂十六年，風雨淒其德意志。詩人管絃，孔云述作，遺著名山千百卷，夜臺應伴貝多芬。

(七) 倪文宙

雜誦有遺書，欲挹豐儀終杳絕。

低回欽碩德，那堪期待付微茫。

(八) 李法端

十載異邦傷短命，

一時同學失長材。

(九) 王沛綸

才名藉甚藝林間，白雪陽春，欣賞都成雅歌集。

噩耗飛來瀛海外，青楓黑塞，淒涼爲頌大招詞。

(十) 盧前

微后變者誰？明廣博易良之教，收拾人心歸雅正。
繼冷謙而作，合里巷胡夷之曲，商量宮羽入毫微。

(十一) 謝循初

焚琴煮鶴今何世？

流水高山痛此才！

(十二) 方東美

慧心紛有內美，重以修能，觸事旁通，是真博學！
優鉢生於中土，僻在遐裔，羈愁萎絕，誰惜馨香？

(十三) 朱言鈞

論交十年前，回首既往竟若夢！

客死萬里外，傷心何處可招魂？

(十四) 李樹化

大雅云亡，空懷舊雨。

哲人其萎，悵望高風。

(十五)李大超

絕域波恩賈壯志，

故園淞浦槍招魂，

(十六)顧毓琦

萊茵忽折圖南翼，

歇浦空招絕域魂。

(十七)廖輔叔

四十冊壽世文章，爲樂損生，關河冷落沉獅吼。

三萬里滔天波浪，招魂何處？華表蒼茫待鶴歸！

(十八)朱英

登崑崙巔，吹律呂管，欲喚醒中華民族，誰繼先生斯重任？

灑天涯淚，招海外魂，快歸來絕代知音，莫教小子獨傷懷！

(十九)少年中國學會

琴在人亡。

王光祈著作提要

王君在國內的時候，就很喜歡筆墨。後來到歐洲游學，格外努力著述。綜其在留德期間，前後出版譯著，不下有三四十種之多。茲特擇要，介紹於後。

甲、音樂著述：

西洋音樂與詩歌

西洋音樂與戲劇

歐洲音樂進化論

中國音樂史

東方民族之音樂

翻譯琴譜之研究

對譜音樂

西洋製譜學提要

東西樂制之研究

各國國歌評述

德國國民學校與唱歌

西洋樂器提要

音學（上海啓智書局出版）

乙、國防叢書：

國防與潛艇

空防要覽

經濟戰爭與戰爭經濟

德英法戰時稅政

丙、其他譯著：

辛亥革命與列強態度

三國干涉還遼秘聞

西藏外交文件

王光祈先生紀念冊

庫倫條約之始末

李鴻章遊俄紀事

美國與滿洲問題

德國人之婚姻問題

瓦德西拳亂筆記

丁、德文著述：

中國古代之歌劇

按以上所列，除音學一書外；其餘均在中華書局出版。至於二十年來散見各報章雜誌的文字，也着實不少。去年七月間，曾由王君自輯「王光祈旅德存稿」一書，約二十萬言。已於二十五年五月由中華書局出版，內容皆爲旅德十五年中，在國外通訊記述外交、政治、經濟、教育、學術等作品，曾刊載於上海申報，時事新報，北平晨報，以及其他雜誌報章。至其出國以前之文字，多發表於少年中國月刊及北平晨報等處，尙未經整理。

至民國十二年，王君放棄研究經濟之願，而改習音樂歷史，對於報館通信，遂漸漸減少。惟於專心從事

音樂著之外，亦嘗兼譯近代中國外交史料。關於所作之音樂論文，已另編有「王光祈音樂論文第一集」。

自「九一八」事變後，王君目睹時艱，深念國防之重要，乃致力編譯國防叢書。至二十五年五月，已由中華書局出版四種。其書名見本篇前段所載，其餘尚在印刷中。

吳興戴季陶先生曾經替他的文集做一篇序。字裏行間，對王君的推重，可見一般，附載於後，以作結束。

王光祈先生文序集

生而爲人類中之一員，其應有之責任與作人處世之道，惟在家爲克家之子弟，在社會爲有用之人才，在國家爲忠誠之國民，在世界人類中，爲善良之人士，如是而已，然而豈易言哉。譬如植樹，種子良好與否，土質適宜與否，天候和暢與否，其關係於樹苗之發生成長之條件，不知其幾何也。幸而樹苗之發育佳良，其直至成就爲一巨材，亦甚非易事。天候地氣之不順，害虫之戕賊，樵夫之斬伐，皆足以妨礙樹苗之成材者。人生於世，其事業之成就與否，殆非僅以個人努力如何所能斷定，特在人類生存之道德上，吾人應不問環境如何，用盡平生之精神，直向人類應走之大道，邁進而已。嗟乎，如王光祈先生者，天若假之以年，其成就殊非可預測者。先生逝矣，其所留之遺著，每卷皆足撥動吾人之心弦，而尤以企圖借西方樂學進步發展之成績，以復興中國泱泱國風者，尤爲吾之所敬佩。切望今之青年志士，人人能如先生之苦學力行，中國文明之復

王光祈先生紀念冊

一四〇

興，終有可望也。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敬題

王先生遺著文集

吳興戴傳賢於待賢館之溫故齋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3922B

